少年中國

"THE YOUNG CHINA"

第四卷 第四期　　民國十二年六月　　每期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要目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分售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華書局發行

圖書館——學校——家庭

必備要籍

四部備要
經史子集之精華

凡國學中緊要之經史子集人人應讀者約五十種大致略備選擇善本精加校讐用聚珍倣宋版排印精美絕倫可與宋槧元刊媲美

【經目】四書集注　易經古注　詩經古注　書經古注　春秋左氏傳古注　禮記古注　說文解字眞本

【史目】國語　國策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史通通釋

【子目】老子　莊子　管子　荀子　揚子法言　晏子春秋　商君書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墨子　列子　尹文子　鄧析子　孫子　鶡冠子　子略

【集目】楚辭補注　文選李善注　經史百家雜鈔　古文辭類纂　文心雕龍輯註　古詩選今詩選　絕妙好詞　花間集　韓昌黎全集　柳河東全集　歐陽文忠全集　蘇東坡全集　李太白詩集　杜工部詩集　白香山詩集　劍南詩稿

全書四百冊　賽宋紙聚珍倣宋版精印　定價一百六十元　預約八十元　分四期出版　已出二期　購者即可取書

二十四史
史學之總匯

二十四史爲史部中堅實研究歷史及文學者必備之書光緒之季竹簡齋取殿本二十四史四頁合裝一頁影印發售四開大本頗爲學界歡迎惜存書早經無從購覓原底現歸本局爰加工精印四開大本字跡明晰加印書根瀏覽檢查聯帶庋藏均極便利

全書二百冊　四開大本
連史紙本　預約價　六十元
有光紙本　預約價　五十六元
十二年十月出前半部
十三年三月出後半部

二書樣本函索即寄

少·年·中·國·學·會·月·刊

第四卷　民國十二年六月　第四期

編纂文哲各科專門辭典問題

李璜

國中學術界以及大書局已經漸漸覺得科學專門辭典的重要，或是設立名辭審查會，或是聘請專門家，陸續審訂和編纂了一些理化博物各科名辭：這算是學術界進步的好現象。但是關於文學哲學一類的專門辭典，我們還未見有人提倡審訂或編纂。——或者已經有人着手，我們尚未知道。現在爲引起國中熱心學術者和大書局之有心者的注意，我們願在這裏略言科學特別是文哲各科專門辭典編纂的重要，的不可緩，的着手之不易，的方法之宜注意處。

歐洲科學家常說："一大半的科學知識都是專門名辭的知識。"我們學一種科學，只要把那一科的專門名辭的含義和分別弄得清清楚楚，已經可算是思過半矣。這個工夫一大半自然據實習和讀書的經驗，一大半便據專門辭典的帮助。專門辭典之於學問者，在明準上的用處，就好像長行者的指路碑，在依據上的用處，就好像登山者的手杖。歐洲中世紀經院派對於科學的問題愈爭愈繁，愈走愈遠，就因爲這個指路碑沒有明準的效用：這一派用這一些名辭，那一派又用那一些名辭，而彼此含義又各有廣狹之分。經院派的學者雖然對於概念的分類已經很是留意，但是他們不大重實地的觀察，而純由理想去人工纖巧的自爲分別。他們所擬定的範圍和模式完全與事物實質不合，所以他們的科學是白費了氣力，而沒有多少效用與後人。

我們在近世科學史上，可以看見科學思想大進步的時代，便是科學名辭爭論最烈而漸趨於明定的時代。名辭之爭一定，科學便算成立，科學

思想也就一日千里。因爲大家願意沿用這些指事甚明含義不苟的名辭；既容易了解，便少了爭端。不過這中間要大大賴兩種編纂辭典者的用力：一種是法蘭西國家學會(Accademie française)這一類的國立專門編纂辭典的學士會，一種是十七八世紀間英法各國私家的百科辭典(如英國的Cyclopedia by Chambers, 法國的 Encyclopedie de Didérot)。

後來者自然要得些便宜。我們現在來研究歐洲的科學，只要能了解西文，直接看外國書，便很容易上路：好多先決的困難問題前人已經爲我們後學解決了！前人的工夫給我們後人許多方便！我們編纂國語的科學辭典豈不也是爲後學方便起見？若要我們不辜負了這個目的，我們該當留意下列的幾點：

(一)要易於了解才能夠普及。爲這個原因起見，我們選擇字眼該當力求明瞭而且最好是通俗的；不到萬不得已時，不宜去杜撰和譯音。因爲編行辭典要生効力，首先須衆人樂意採用，然後傳播才寬，久之才能成爲憲法，大家均去遵守。如果字義不明瞭或字眼太古怪太不常見別人便不耐去用他了。如像嚴復譯的內籀外籀，或者在中文意義上比日譯的歸納演譯還要能夠說明些。不過他那個籀字便把人難着了，不但寫起來念起來都太費事，而且要解說一大篇。所以其結果衆人還是習用日譯的歸納演譯。我們曾經說過，就是理化的名辭除了"鋁""鎳"等等必須創造外，其餘的字都該當力求明瞭易懂的字眼（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十期）。這個意思并不是說要勉強去取衆人口中常用的字，要科學的辭意去將就常用的字義；這是說所用的字能合常識的了悟最好：我們要將常識所了悟的字眼用科學的意義重與解釋一番，去將平常習用的字科學化了。

(二)要指事恰切而詳加區別。平常習用語的毛病便是指事不恰切，中文如此，西文也常常如此。譬如 général 和 universel, mémoire 和

souvenir 這類字，在平常用起來都容易隨便下去，而在科學哲學上便有很大的分別。 我們譯 général 或 universel, mémoire 或 souvenir, 在平常也多用一個字，或兩三個字換着用。如果譯科學哲學書的時候，這樣是很容易引起誤會的。 這些平常習用的字既少不了要用，而且該當採用，所以編纂辭典的時候，便須下一番分別規定的工夫。 分別規定的時候，幷且不能勉强採取一個字叫別人死死記在腦子裏。 如果分別得不清楚恰切，就使別人一時記下了，久便又含混起來，隨便使用，於是辭典便算完全不生効力了。因此審訂字義的時候我們必須用力使一個字的譯文不能够移用到別的字上——譯 général 的字眼不能移到 universel。譯文的恰切的程度最好要到一種地步，使人如果一移用一改換便立刻覺着失了向有的恰切。 然後才使人願意遵守或不得不遵守。

(三)要舉證明瞭而有意義。 科學專門辭典中的字一大半非舉證不能使人了解，尤其是文學哲學方面的字，一大半都有他的變化的歷史：在某個時代他的解釋不同於某個時代，在某人使用之下的意義又與某人的使用的有廣狹之分；種種皆必須舉證說明。 近今德國愛斯勒爾 (Eisler) 所編的哲學辭書(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 便特別注重哲學字義的歷史的研究：爲每一個字，他很靈巧而不憚詳明的剪取一些古今人曾用有這個字的句子，并且加以說明。 這樣辦法可以使我們格外了解一個字的各方面或廣或狹的用處。 不過最要緊是所舉的證要有意義。 中國舊日的許多類書辭典舉證便太隨便了。 從前編纂的人在古書上見有某個字的句子，不加選擇，不用說明，便一律列在某字或某辭的下面。 結果使人看了半天還是摸不着頭緒，或在更弄胡塗了：這不能不說是無意義的舉證。

以上所舉三點不過就其重要而爲我們一時想到的。 此外該當留意之處自然還很多很多！ 至於編纂的細則前人早留下了一些可以分別採取

的標準,而當代博學者也自有其經驗。我們在這裏不必一一詳說:我們立意在引起有意編纂辭典的人的注意,使他們知道這件事着手之不易,若果希望要得相當的成功。

(一)不可少存書賈謀利的私心而要認爲畢生不朽的事業。　國中近年來編譯的外國文字典都路縷草率了:一大半轉抄日譯而不求十分的解釋,所以這些中英,中法,中德等等字典銷行不久,便沒人用了。　一部書出不上幾版,在書局方面不能不算畢竟失敗了。　編纂辭書更不同於編譯字典:首先編輯的工程便浩大得多,其次勢力的影響也比較寬遠。　如果希望他一時風行,人人必備,傳之後世,効力不衰,自然編纂的人該當先自認爲不朽之業而完全棄却草草了事的心腸。　一字一辭在應用上本來是隨着社會時代而有變遷的:我們不是說一本辭典,一經編纂之後,傳之萬世都仍舊照常遵守,但是如果編纂的人是下過一番苦心,如果眞盡了幾分明瞭恰切的能事,他的著作的効力是不會消滅了的。　歐洲人編纂一種辭典動輒費去光陰幾十年。　出版後編纂的人尙畢生改正不懈。　因爲他們知道一部辭典編纂得好,固然有很好的効果,但是如果編纂不良,所遺的惡影響也是很大的。

(二)不可專恃三數人的心力而忽略了集思廣益的好處。　學術這件事不是少數人包辦得了的。　我們各人有一知半解,未嘗不是諸前人積壘的工夫和當代啓發的力量,所以說到學術上面,萬不可以爲二三有名通儒講師的知識便算得盡善盡美而不須學術界大多數的參加了。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夫之言,聖人擇焉!況且編一種專門辭典,尤其是文學哲學各科辭典,內容非常廣泛複雜,萬不是少數人的知識可以濟事的。　因此編纂辭典必須公開,一字一辭的討論,最好都去徵求大衆的意見——專辦一種週刊或月刊來討論。　別人所貢獻的如果較勝於自家先擬定的,固然立

即採納改正;別人所批評或貢獻的如果不對,也須辯與答辯,義理以比較論證而愈明。這樣一來,國中學術界對於一字一義的觀感必然不像今日這樣含含糊糊:比較之後,大家都覺某一字義較爲恰切明瞭,而編纂辭典者所取的字自然爲衆人所尊重了。但是主纂的人也必得有相當的知識然後對於助編者的議論去取之間方才有個把握。如主纂國學各類的非深通國文訓詁不行,主纂西學各類的非深通希臘拉丁不行。

我們上面所說,并不是故意出些難題,使有意編纂的人望而却步,乃是希望編纂出來的辭典可以眞正應今日國中學術的急需和救中國學術界向來的大弊:中國學術之病在籠統,此病我們人人都已覺得:從前做文章以文調遮飾理論的(dilettantisme)固無論矣,就是今日國中譯科學哲學的還是迷迷胡胡的,所用的詞句的實質總令人捉摸不定。長此以往,中國人對於新舊知識都永不會有透澈的一天。如果有了大家願意遵守的辭典,一字一辭有個標準,有個娘家,以濫調浮詞欺人者必漸漸無所施其技。前清末年以至民國元二年,一些學法政的老先生們用些三權鼎立,立憲,共和等等字樣,長篇大作的動輒下筆千言;在當時讀之稱爲時髦文章,在今日讀之必定要把肚皮笑痛:這就是因爲我們在事實上和辭典上將這些字樣的實質弄淸楚了,所以便覺得那些學法政的老先生們亂用"新名辭"而莫明其妙得好笑。其實今日國中譯文學哲學的人又何嘗盡免從前那些學法政的老先生們的故技!但辭典一日不成,此病一日不治,這是可斷言的。

其次,今日國中譯書界所用名辭簡直毫無標準,不但各譯一字,并且一人都常用幾樣字眼去在各處譯一個一樣的字。眞是淆亂得不堪!眞是非嚴加約束不可!約束之具只有靠大家能信守的辭典。不然每譯一字勢非註下原文,別人不能了解眞義。譯書而每字注以原文,等於未譯的—

樣。　我們近來譯哲學書，譯兩頁便又放下，就是感覺這個困難而不能解決。　如果文哲各科專門辭典的編纂眞正成功了，這個困難立刻解除：譯書進行的速度必定三倍於現在，譯文之使人了解也必定大爲於今日。其造福於方興未艾的中國學術界眞無量矣！

一九二三年四月六日巴黎

科路倫科評傳

（爲盲音樂家的譯稿而作）

張聞天

暴風雨的晚上，黑暗包圍着一切，飢餓的虎狼怒吼着找求他們的食物，長途旅行者的衣服已經完全濕透了，寒冷侵入了他們的心肺，恐怖扼住了他們的咽喉。 可憐的長途旅行者！他們已經絕望了，他們再沒有力量走他們的路了。

忽然間，有一點小小的火光在前面閃耀着。 於是絕望了的長途旅行者，又有新希望產生了，他們因此得重新鼓着勇氣向着那點光明進行了。

科路倫科就是這點光明！

＊　＊　＊　＊

華拉狄米，科路倫科（Vladimir Korolenko）生於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五日俄羅斯西南部（即小俄羅斯）青都彌爾（Zhitomir）小鎮上。從他的父親方面說來，他是哥薩克家族的後裔，從他的母親方面說來，他與波蘭的貴族有關。 由前者他得到了抑鬱與詩的夢幻，由後者他得到了永久不間斷的希望。 這種特性，我們在他的作品中間看得非常明瞭。

他的父親是一個廉潔的法官。 治家非常嚴厲。 訓練兒童，採取斯巴達式。 他們平日所穿的衣服雖不惡，但均須赤脚。 秋冬早上必須洗冷水澡。 以爲這樣是鍛鍊兒童的最好方法。兒童們非常怕他，他們常常避開他，一直到他出去之後。

他的父親死後，只留下寡婦一人與孤兒六人。 生活非常困難。 [illegible]

良的母親開了一個寄宿的小學校借此糊口，科路倫科那時不過十五歲，盡力帮助她，并且自己到外面去教書找一點錢以充家用。

一八七〇年，他在本鎮學校畢業之後，即入聖彼得堡工業專門學校。在那裏他在赤貧中過了二年。他的母親因爲家累一點也不能帮助他。所以課餘之暇，他不能不到外面教書或是替人家鈔寫，找到一點錢。每日所食祇麵包，茶與番薯等而已。他在青年期的節儉，我們也可以想見了。

一八七二年他離聖彼得堡赴莫斯科，入農業學院。二年後，因爲他參與學生示威運動，被送到克倫斯特 (Kronstadt)。二年後又回聖彼得堡。在出版處充當讀校之職。那時他就開始他的文藝生涯了。

他的短篇作品，後來集成一本，題爲眞理追求者一生中的插話出版。這時他被告爲有政治犯的嫌疑。一八七九年被囚入牢，後來放逐到維泰加 (Viatka)。在那裏住了一年，被送至加瑪 (Kama)，數月後又被送至土木斯克 (Tomsk)。他知道政府的目的是要把他送到西比利亞，於是草一信反抗這種責罰的不公。政府對於他的反抗的回答就是把他遷移到東西比利亞冰凍區域耶科斯克 (Yakutsk)！

他在那裏住了六年。這是他一生中最苦的時期，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時期。廣漠的森林與冰雪的寒冷，給了這年青藝術家最深的印象。他的美麗的作品瑪加爾的夢 (Makar's Dream) 就是在這時產生的。他的同伴是賊，强盜，政治犯，半野蠻的開闢荒地者與一切被恥辱與被壓迫的人。他們的憤慨與痛苦，他都深深地領受了。西比利亞遊客的記錄就是那時的實事的描寫。

自西比利亞回朝後，他住在尼尼諾夫哥路特 (Nijni-Novgorod) 從事被恥辱者與被壓迫者生活狀况的改善。大飢荒的那一年，他竭力從事

自由廚房之組織，賑養飢餓的貧民，并且寫了許多有力量的文字發表在報紙上。同時他還發表了許多長短篇小說與小品文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所譯的盲音樂家了。

一八九四年他旅行到美洲，回國後作遊記沒有舌頭。一八九五年他任聖彼得堡著名雜誌 Auaskoye nogatsoo 的編輯。從此他備受文藝家之歡迎而為時[illegible]家了。時[illegible]現代的習慣(一九一〇年)，就是他有名的作品。當時大文豪托爾斯泰看了這書的序言，曾寫信給科路倫科說：『我看了你這部書不禁常下淚與哭泣。這種書應該譯成萬部的分散出去；凡是有心的人都應該讀他的。他所產生的效力，任何作品都趕不上。』這可以想見他的價值了。

自此以後科路倫科的文名，日益增進，他的作品，英法德意都有譯本，他從俄國的藝術家一躍而為世界的藝術家。在俄國知識階級中間勢力最普遍的就要算他了。一九〇三年，為他的五十週紀念，一九〇八年為他文藝生涯的三十週紀念。當時，從各城市與各大學來慶祝與致賀者不計其數。因為他雖然經了種種風波但是他總是主張真與善，并且為每一個人要求工作，幸福與自由思想的權利。可惜他在一九二〇年死了。

我們上邊說科路倫科是黑夜中的一點光明，因為他在抑鬱與悲哀的中間還是不斷地為了正義替被壓迫的人們呼籲。愛琴華爾特 (J. Eichenwald) 說：『科路倫科的天性是一個防禦者，一個扶助者。凡是需要幫助的地方，他從沒有作壁上觀的。不知道多少次，他曾經發出柔和而又堅決的聲音為被損害者辯護。社會的良心的箭常常依着科路倫科所指示的方向，所以如其你跟着他走，你一定是在跟着真理走。運命曾許許多多次把他送到冰天雪地之中，但是在雪蓋的生命之下，他還是保守着熱

猶的心」。

在他的作品中間，我們到處可以感覺到藝術家的靈魂與對於理想的熱望。他的上帝是人，他的理想是人道，他所要表現的是人生的痛苦的詩。他從人的立腳點上觀察一切，他所描寫的世界都是以人為中心，似乎這世界的存在完全是為了人。

他所描寫的人物都是被恥辱者與被壓迫者，如像賊，罪犯，凶手，醉鬼，逃亡者與政治犯等，因為他們是他所最熟悉而且最表同情的。他雖服從寫實主義，不肯有意將固有事實適應於某種主張，更不肯對於人生下什麼偏狹的判斷，但是他覺得這些被社會所拋棄的人，都是由生活環境的不良而來，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過失。不論他們幹多少不道德的事，但是他們是無罪的。

他說：「因為我對於世界知道的很多，所以我知道種種無心肝的人。我知道他們種種被罪惡所侵蝕，被淫慾所沈淪，而且在那裏他們覺得滿足的。但是當這些人的記憶在我的心中湧起來的時候，我只看到可怕的悲劇，只覺到不可言說的悲哀……。」他們如其有什麼罪惡，在科路倫科看來，他們的痛苦，已經很足以抵償而有餘了。

我們讀他的作品常常覺到悲哀與憐憫，美麗的與端莊。他對於人物的描寫都非常真切。但這些留我們將在下面說。

科路倫科文藝生涯開始後，第一次出版的為真理追求者一生中的插話。這是他自己顯出他是真理的追求者。他對於人生問題從沒有找到一個簡單的解決。他常常像夢夢到似；有時他似乎找到了，但是忽然間迷了路，於是又不能不重起探尋。

因這種摸索，發生了一次生活的大變化，甚至自殺。他的名作二種

情調 (In Two moods) 就是描寫這一時期的。 主人翁為一八七三至七五年間代表的俄國的青年學生，名加洛里克，是一個革命的虛無主義者。前半部描寫他在學校中的快樂，開頭就說：

「我那時才十五歲，并且是彼得羅斯奇學院的一個學生」。

「當然那是一個很好的時期，開明的學校生活；學校外面的青綠的公園；年青的同學，學生的集會與討論——這些似乎都使我們將要成就某種事業——某種偉大而且異常的事業。 他將使每一個人快樂，而且我們以得永遠完全的快樂」。

「一點也不少——快樂！我夢想到大事業，鬥爭與犧牲； 但是在戰爭，行動，就是在犧牲的中間，永遠有種快樂，光明，完全，滲透一切的快樂，的觀念在那裏」。

「況且此外還有一個她」。

這第一種情調簡直是青春，愛，希望與慈善的歌。 他所觸到的地方都變成了玫瑰色。 他的新鮮，光耀與溫暖的描寫在小說家中間是不可多得的。

在這時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他的同學柯門諾夫，即加洛里克所最敬佩的一個，因為戀愛的失敗自殺了。 於是加洛里克的人生觀根本上發生了變化。

「我驚異地向四周望了一下。 那是什麼？我在什麼地方？」從此加洛里克的生活完全變了。 他覺得人生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甚至一切友誼與戀愛，他也是當作沒有意義的。 關於這一段的描寫，柯洛連科竟是一個最激烈的虛無主義者。但是以後因為他對於戀人的同情，對於人類的同情終究得到了信仰。 當他要出去尋求被他自己趕走的戀人之前，他說：

「因為我有信仰；第一是她，其次是人類……以及其他的信仰。 這是

我的新態度的金色的屏障;不論他發展爲什麼的形狀,但是我的心告訴我那至少是有生命的。」

科路倫科是遍遊過全俄羅斯的人他的觀察非常廣闊，所以他的小說的材料也非常豐富。他所描寫的人物與背境沒有二篇相同的。西比利亞遊客的記錄出版於一八九六年，中間我們可以找出種種奇怪的人與故事。

惡伴侶 (In Bad Company) 又是他名作之一。這是他自己小時的回憶。主人公是一個七歲的小孩子名叫華拉特亞。他是一個地方法官的兒子。那法官因爲他妻子死後,非常灰心，對於兒女的管養也不復注意。華拉特亞無伴可玩，所以常常一人出去遊逛亂闖。因此發現了本地光棍等酒逃的地方。那就是古老的石墓。常住在裏面的爲一老人,一男孩與女孩。主人天伯結是一個失意的浪人。平日外出行竊，不常在家。從此華特拉亞與男孩華利女孩馬麗沙結交爲朋友了。

馬麗沙是一個可憐的小女孩子因爲住在那樣潮濕的石墓中，一天一天變瘦了。華特拉亞無法幫忙,不得已將自己家裏妹子處借了一個洋囝囝給她玩。事爲他父親所知提出質問。但是他閉着嘴一聲不說。正在這時候,天伯結來了;他親到法官前面訴說眞相。并且告訴華特拉亞說,可憐的馬麗沙已經死了。他要求法官准他的兒子到石墓中與他死了的小朋友爲最後的會面。

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就是科路倫科自己。我們讀了他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樣富於情感的人。他對於社會上所不恥的人都表示無限的同情,對於無辜受罪的孩子尤其憐惜。我知道他寫這篇小說時必定有無窮的眼淚在胸中沸騰着呵!凡是看了他而不下淚者,那眞是無心肝的人了。

黑伴侶出版期與西比利亞遊客的記錄同。此外短篇故事林語 (The Murmuring Forest) 亦於同年出版。係敘述一伯爵被人復仇一事。伯爵的傲慢與拉忙特的豪爽都描寫得有聲有色。大風吹動樹林的聲音,我們在字裏行間可以聽到。

此外短篇的作品還很多,如像天上的鳥 (Birds of Heaven) 這不是可怕嗎? (Isn't it Terrible?) 『必要』 ("Necessity") 華爾加河上(On the Volga),上帝的村落 (The village of God.) 薩哈連浪人的故事(A Saghalinian: A Tale of vagrant)。其中有許多是描寫浮浪者的生活,有許多是他自己的經驗。

科路倫科最有價值的短篇小說是瑪加爾的夢。這是一篇活躍的心理描寫的小說。周作人先生似已譯過。他的大意是說一個可憐的農民名瑪加爾,他平日竭力工作,然所得有限,生活非常困難。所以他有時常常想到『神聖的山』上,去得到他靈魂的救濟。這山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他不大知道。有一次在聖誕節的前一晚,他找到了一個店舖,喝了許多酒,抽了不少的煙,當然是最下等的酒與煙。回家睡倒在床上做起夢來了。他覺得他已經死在樹林中,久已死了的牧士依文把他引導到樹神大楊 (Tayon) 那裏,審判他的功過。

到了那裏他還想愚弄大楊。但是從者把他所做過的好壞一齊寫下來了。他的壞處那樣多,天平上壞處的木盤重重於良善的金盤數十倍。大楊大怒,叫他永世充當教堂看守者的馬抵罪。瑪加爾聽到這種不公平的審判,平日不能連續講十個字的他,現在忽然口若懸河了。他說他不願作馬,並不是因為他怕工作,卻因為這種審判是不公平的。那教堂看守者使得他的馬很勞苦,但是他還把燕麥給他吃,他在世上雖是勞苦了

一世，但是沒有人把東西給他吃。

『誰使你受苦？』大神同情地問着。

『每一個人！要租稅的人，饑與冷，酷熱乾，無情的土地與森林。』

天平搖動了。罪惡的木盤上伸，良善的金盤下墜了。

瑪加爾繼續着說：『你把一切東西都記下了嗎？好，看好，從來有人對瑪加爾表示好意過沒有。他現在在法官的前面身體這樣汚穢，頭髮這樣紊亂，衣服這樣襤褸。他很羞恥。但是他曉得他生下來時和別人一樣，也有反映着天地的青白的眼睛，也有熱烈渴望着接受世界之美的赤心』。

這樣說了之後，木盤更上伸，金盤更下沉了。瑪加爾從大神的手裏得到公平了。

長篇小說中最著名者當然就是我所譯的盲音樂家了。他所描寫的是盲童的心理的發展。他是一個生而為瞎子的人並且經過了種種苦悶，但是終究因為打破了自私自利的個人的苦悶，因為對於不幸者有了深厚的同情，在世界上找到了他的地位。每一個人在人生旅途中應該選擇他自己的路，盲童也選到他的路了。

從這部小說裏，我們可以了解作者同情心的深厚與藝術手腕的高明。關於自然與音樂的描寫，簡直是一篇散文的詩。有人說科路會科的藝術屬於屠格涅甫一派，看了牠，我們就可以相信了。

屠格涅甫派的主要原則是：『藝術家必須深入到現象之內，看到人生的種種表現，顯出管束他們的定律；捉到生命的本質而又常常在真理範圍之內；最後，藝術家決不要以淺薄的研究自足』。科路會科就是這樣的。他永不技術地把人生的種種相給我們看。每一個人顯露一羣人的特性，他都能深入其裏。他的作品所以能給我們的人生的印象就是為此。

科路倫科不想使我們和現實調和，但是他要我們和人類調和。在他的作品中，不論怎樣黑暗的描寫，怎樣絕望的事，他總拿一種希望一種理想來安慰我們。他遠遠地顯現他的「小火」(Little efire 是他的一篇小品文字的題目)。來引誘我們使我們鼓起勇氣向前進行。但是要達到這一點火光，我們必須和黑暗奮鬥了。這是他和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不同的地方。他表示他的主張的小說就是題爲弗羅路斯的傳說(The Legend of Florus) 的一篇美麗的故事。

這是描寫猶太在羅馬淫威之下的一段故事。猶太人因爲不敢反抗，所以使猶太總督法羅路斯更加專橫殘暴。於是有兩個不同的團體應時而生了。第一個團體是和平的，他們想用服從的態度感動羅馬人的暴虐；還有一個團體是反抗的，主張盡其全力和羅馬人決戰的。後一派的領袖是米納孚。他是貧門之子，對於羅馬人的壓迫深惡痛絕。他喊出呼號，召集革命徒黨，運動革命。雖是他知道希望不能，但是他並不懼怕，他的腦裏裝着一個簡單的思想，就是正義的思想。他說「屈服在權威的前面，是一種恥辱，尤其當這些權威是人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應該屈服在任何別一人的前面，除了上帝，他創造人因爲他們可以自由的。」

但是科路倫科鼓吹反抗和當時虛無主義者不同。虛無主義者的反抗是由於絕望，他的反抗是由於不滿足。虛無主義的反抗是爲反抗而反抗，他的反抗是爲改進現在的生活狀況而反抗。在他眼睛裏世界上一切不是全惡的；現實不是常常而且永遠應真的。如果我們能夠永遠向着真善美做去，我們前途的光明實在是很偉大的。

總之，科路倫科是肯定人生的。他的理想是切近於地球的，他的理

想是從人道,眼淚與艱苦,產生的。 他不趨跑到人類所不能達到的高頂上。 他愛人類,他的理想是不能與人類分開的。 他愛人而且深相信上帝都在他們的靈魂裏。

馬麗非爾 (Marian Fell) 在科路倫科短篇小說集瑪加爾的夢的序言中說:『不論是莊嚴的或是快活的,高興的或是憂愁的,科路倫科的世界觀是樂天的。 經過千辛萬苦,經過悲哀與不幸,在他小說中的貧苦的與藝術的主人公,都是把面向着光明的。 作者慈善的心從沒有不在每一個人心中找求着「永久的人性」,并且他永遠表同情於人類對於自由與正義的熱望,他是能夠面對罪惡而[illegible]憎惡的。 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自己說,「宇宙不是許多偶然的力的遊戲。 命定論,進化論,與其他種種學說都使我們承認那裏有一條定律把我們拖向某種東西; 拖向某種我們說他的表現是至善的東西,這就是說拖向慈善,眞理,正義,美麗與至公」』。

附白:

1 科路倫科著作的英譯本,據我所知道的有五種:

一. 盲音樂家 (The Blind Musician) 譯者為 S. Stenpnix 與 W. Westall 二人。 我的譯稿就是從這一本上重譯出的。

一. 二種情態 (In Two Moods) 譯者同上二人。 內中共有二篇,除二種情態外, 尙有惡同伴 (In Bad Society 即 In Bad Company) 一篇。

一. 瑪加爾的夢 (Makar's Dream) 譯者為 Marian Fell。 內中共有四篇, 除瑪加爾的夢外,尙有惡同伴,蕭瑟的森林與贖罪的一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一. 天上的鳥 (Birds of Heaven) 譯者為 E. A. Manning。 內中共有五篇,除天上的鳥外, 尙有這不是可怕嗎? 『必要』,

華爾加河上與上帝的村落。

一. 浮浪者 (The Vagrant) 譯者 Mrs Aline Delano 內中共有五篇。 卽老的敲鐘者 (The Old Bell-Ringer)，林語，禁食節的晚上 (Easter night) 薩哈連浪人的故事與西比利亞遊客的扎記此外散見於雜誌上者亦有五小篇，尙未見有單行本。

2 論科路倫科的文字甚少，雜誌上雖有一二段，但都不詳細。 聞聖彼得堡大學英文學講師 C. E. Turner, 曾著近代俄國小說家 (Modern Russian Novelists) 一書，但此間大學圖書館沒有。 M. J. Olgin 所著俄國文學指南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 與克羅泡特金的俄國文學論[illegible]及科路倫科者[illegible]三頁。 作者近找得 Sergo Persky 所著近代俄羅斯小說家, (Contemporary Russian Novelist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Frederick Eisemann) 內中第三[illegible]係完全論科路倫科者。 內中材料爲作者所應用者不少。

3 本譯稿[illegible]好友李俊[illegible]老弟讀過一遍更正幾處錯誤，不勝感激，特此誌謝。

一九二年五月誌於美國加利福尼大學。

諸君讀書治事有疑義乎？

請查字典就明白

華、英、德、法、科學、商業、國音、各種字典、詞典、

【國文國語】

書名	裝訂	冊數	定價
中華大字典	精裝	四冊	十六元
	平裝	六冊	十元
中華縮本大字典	精裝	二冊	六元
	本裝	三冊	四元
中學字典	精裝	一冊	三元
	本裝	四冊	一元八角
實用大字典	精裝	一冊	三元六角
作文類典	精裝	一冊	二元四角
	平裝	四冊	二元
照原文版康熙字典	六冊		二元四角
	有光紙特價		一元五角
新式學生字典	平裝	一冊	四角
	本裝	一冊	三角
中華國音新字典	平裝	一冊	三角
國音普通字典	平裝	一冊	四角
中華注音國語字典	平裝	一冊	四角
國音小字典	平裝	一冊	二角
注音新辭林	精裝	一冊	二元四角

【外國語】

書名	裝訂	冊數	定價
袖珍英華雙解字典	精裝	一冊	一元
新式英華雙解詞典	精裝	一冊	三元六角
新式英華辭典	精裝	一冊	二元
英華正音辭典	精裝	一冊	三元六角
袖珍新式英華學生字典	精裝	一冊	七角五分
	皮裝	一冊	四角
中華英漢商業辭典	精裝	一冊	一元
德華字典	精裝	一冊	五元
英華雙解法文辭典	精裝	一冊	二元

【科學】

書名	裝訂	冊數	定價
新式理化辭典	精裝	一冊	一元八角
博物辭典	精裝	一冊	三元

心理研究備忘錄

余家菊

欣賞之實驗(二月一日)

材料　杜工部懷舊。

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作生死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來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方法　隨意拈來，拈懷舊，共讀三遍。　第一遍，仔細閱讀一遍；第二遍，逐句想像其情境；第三遍，默讀一遍。　目的在實驗想像可否增進欣賞。

結果　想像確能增進欣賞。　第二遍因為助以想像故，第三遍不用想像而欣賞之程度亦為增進。　想像何以能如此？有兩層解釋。　一為因為想像的經驗使得我對於詩境有進一步的了解；二為想像的結果，使我移納詩中境界於己身，此即所謂自我化 (introjection)。

副結果　1. 生字（字音亦在內）容易妨礙想像之發生與進行。　如何方能並進？還待實驗。

2. 想像能助人欣賞其情境，朗誦能更助人欣賞其音節。

3. 事前於全文須有適當的了解，免致中國學生文字底困難；不然，則神情與思想之一貫皆破，欣賞作用即行銳減。　我曾先讀工部歸來一首，中間遇不解處，遂致失敗。　可見文學教授，於教學欣賞之先，須將難字難句預先提出解釋。

4. 想像中之所想像，多以自己經驗作標本。　如讀前二句，則思及我之兩故友；讀第三句，則思及國亂，心頭往來於長

江一帶；讀第四句，則思及家長兄之逝世。 惟五句以後，則所想像的皆爲結構之境。 若單就此實驗而言，則我要說：在欣賞中，神情之一貫，其重要過於思想之一貫。 我於該詩之前四句，全無一貫的思想，祗是「傷別思侶」之情，則通首尾而如一。

5. 美術之欣賞，究是外物化的多呢？還是自我化的多？外物化(objectification) 是我化於外物，自我化是使外物化於我。 說明白些，外物化就是使我成爲外物或其一部，自我化是使外物成爲我或我之一部。

生性之分類（三日）

生性 (inborn nature)，是研究心理學的起點。 如果要研究能力的心理學或發生的心理學，非明瞭此點，將無從着手。 茲將生性之類別，作一度的研究，或於此後的進行，不無裨益。 但生性之分類，至不容易。 茲先將各家之分類，排列出來，而略加論斷，最後再將我所信奉的舉出。

傑母士於本能，祇事列舉，未嘗從事分類。 温德之書，（就心理學大綱言）亦祇斤斤於本能之性質及其發生之說明。 可見本能之分類的研究，當於二氏以後求之。

先看桑代克底。 表列如下：（根據教育心理學簡本）

（注一） 桑代克於本能與才能二字，本不細加分析，因爲他是行爲派祇注重於刺激反應。 此處的分法，是我按其文義而擅自爲之的。

（注二） 此等總結，如何分類，但此是反對分類，而主張就各個的情境與各個的反應而爲確定的敘述。 此處雖亦仍其原書，但無關他底宏旨。

- 性向 Tendency
  - 學得的性向(以下不列舉,留待另日討究)
  - 生來的性向
    - 反射
    - (注一) 本能
      - (注二) 求食的反應自衛的反應以及恐懼
        - 尋求與保有
        - 狩獵
        - 以特殊的運動去求特殊的食物
        - 恐懼
        - 爭鬪
      - 對於別人出席稱讚與侮蔑的反應
        - 作母的行爲
        - 羣集性
        - 注意別人之反應
        - 求人注意之反應
        - 對於稱讚與侮蔑的反應
        - 加以稱讚與侮蔑的反應
      - (注二) 社會本能
        - 主制與服役的行動
        - 競爭
        - 仇視與妬忌
        - 慈祥
        - 捉弄,虐待,與[illegible]
        - 特殊行動之摹做
      - (注二) 細小的身體活動與腦神經結構的性向
        - 生性所好與生性所惡——慾求,興味與動機,[illegible],親的尋求與擺弄
        - 感覺的生活之愛好
        - 多重精神活動本能
        - 某幾種游戲活動
    - (注一) 才能 Capacity
      - 感覺性
      - 注意性
      - 粗疏的身體控制力
      - 學習力

我對於桑氏之說，第一反對將才能納之於性向之中。性向是行動底原動力而才能是行動底範圍與程度之所謂，一個是方向問題，一個是分量問題，一件行動，必有兩者錯綜其間。極端行為派祇注意外面的行動，而不注意於內心歷程的分析，此我們根本不能承認的一點。第二就是反對桑氏之特殊的刺激反應說。桑氏不承認有所謂普通本能或才能，如注意，摹倣之類。而謂吾人之生性祇是對於某某事注意，某某事摹倣。此種說法，固於研究之進行不無利益，但是精神破碎，易於混淆，各就各論，每易昧於其全體。由散漫而歸納，由特殊的練習，而取得一般的能力是人類底至寶，而此說極否認之，未免失之偏激而不合事實。考其由來，還是因為他們祇注意於外表的刺激反應。極端的行動派，吾人多不能同意之處，皆起因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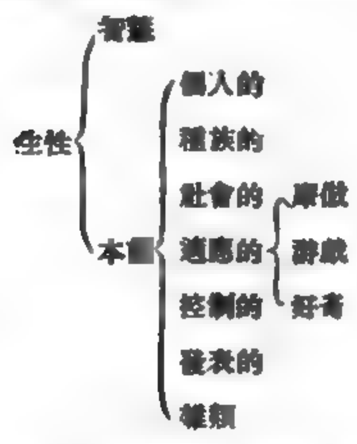
與桑氏同派的，有羅司蘭司，惠特來等。其分法恪守桑氏之言，(見兒童心理)茲不贅。桑氏是極端的特殊派，與氏極端相反的，則有極端的普通派。

佛洛依特主張本能有自我本能及色性本能。生物學派多加入一個第三本能，就是道群本能。表列如下：

自我本能	色性本能	道群本能
1. 簡單的適應活動	1. 色慾的嗜好	1. 羣居本能
2. 恐懼	2. 求偶	2. 同情
3. 發怒	3. 雙親本能	3. 暗示
4. 好奇	4. 遊戲(看自我類)	4. 尋求(見自我類)
5. 尋求(看道群類)		
6. [illegible]		
7. 嫌惡		
8. 遊戲(見色性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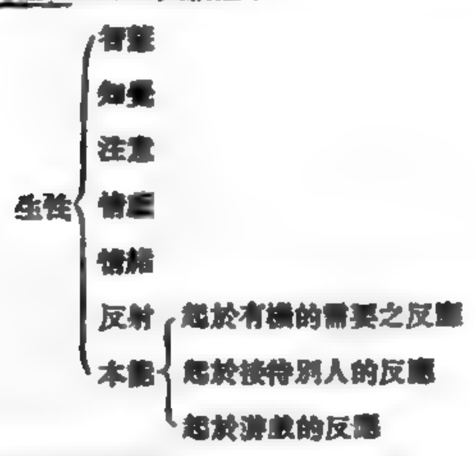
此派之不當，第一可見之於有許多不能確定的趨勢，如搜求，遊戲，自炫之類；第二此等分類是就生物底目的看，而非出自心理的見地。

克伯屈克之分類，（見兒童研究要義）亦犯上述之第二弊。 他之分類，是根據有機體的需要的，故爲有目的論。 其具大綱如下：



雜類一項，亦爲其分類方法不足以容納一切之一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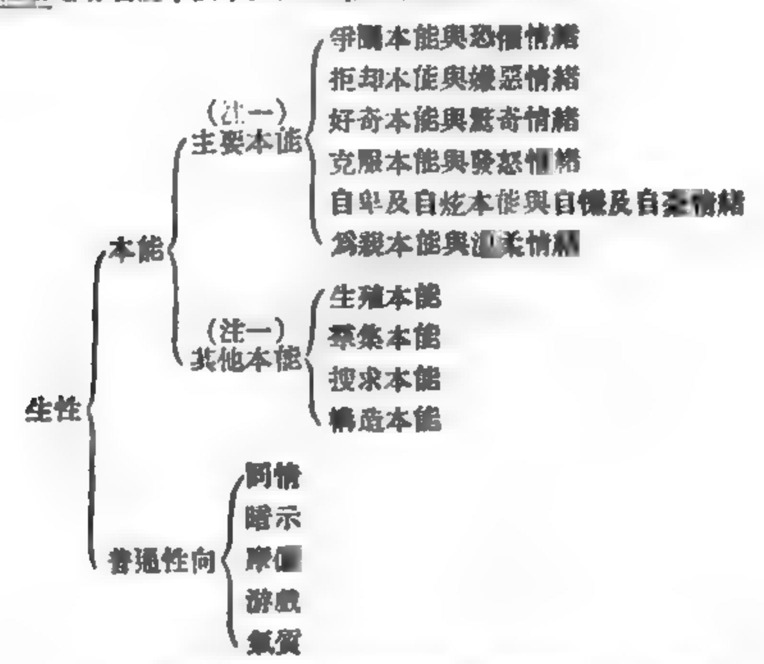
魯[illegible][illegible]士之分類大綱如下：



其他且不論，就本能一項言，氏之分類，未免偏依於刺激方面，其不當一：有的反應，既可爲人所引起，亦可爲物所引起，不能歸於一方；其不當

二；如爭鬬，自我伸張，皆歸入游戲類，實與遊戲之旨相去太遠，且易蒙蔽其價值，其不當三。 然而氏論列各本能時，頗有獨到之處，則不可抹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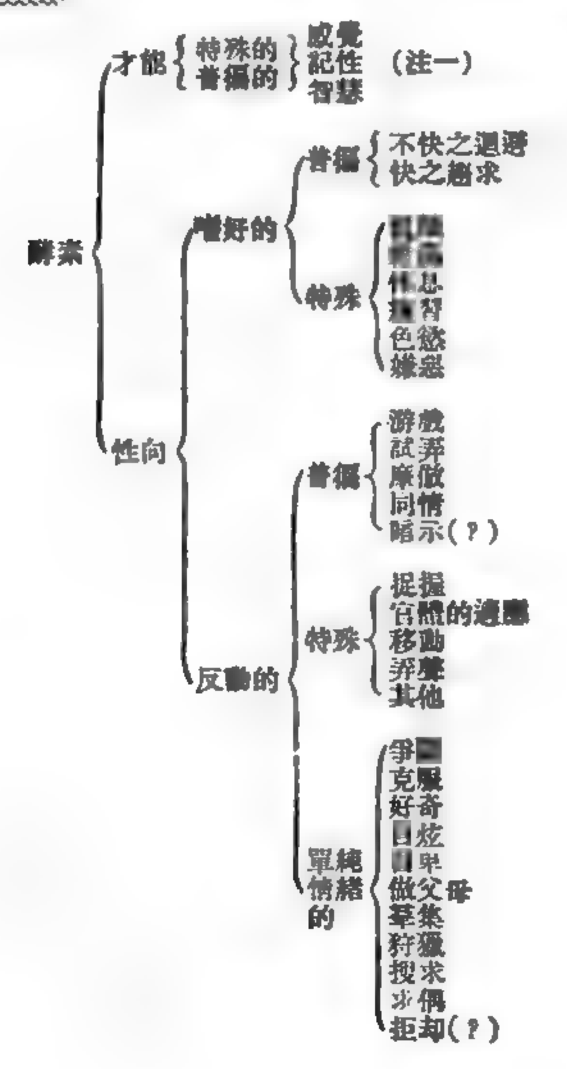
麥獨孤是有名的本能學派，其分法又如何呢？



（注一）　於社會生活上，麥氏並不輕視「其他本能；」其所以另舉七主要本能的，是因為他們產生七大情緒。 此七情再與苦感，樂感，亢奮之感，沈抑之感，合起來，就產生我們平常所知道的一切情緒。

麥氏之一大受指摘處，就是忽略了智慧。 所以瓦來斯於其大社會一書上，大聲疾呼的主張「智慧也是稟性之一。」麥氏之一大好處，就是不用生物學底名詞。 其第二大好處，就是將本能與普通性向分開。 本能之激起的情境，所表現的行動雖然可以改變，但是他底核心總是引起一定的感情，及向着一定的對象之衝動。 至若普通性向，則其表現的行動

之方式及其附隨的感情以及引起這種活動之刺激物皆是不一定而多變化的。所以性向之於本能，正如本能之於反射一樣。此外，麥氏學說還有一個要點，就是本能必附有一種感情狀態。雖然是是非非，尚未大定，而其七大本能之與七大情緒，則似乎可靠。最後且看德理浮的分類：（見教育心理精論）



（註一）現時於特殊及普遍之研究，尙在幼稚期間，於智慧，記性等不能爲明確的劃分。（記性一詞，係採用[illegible]譯，頗有必要，他日另論。）

氏之分法，於才能性向加以分別，是其勝於桑代克之處。依心理的歷程去分別，不依行動的目的去分別，是其勝於克拍屈克等生物學派之處。於性向分爲嗜好的與反動的，則許多「爲行動而行動」與「爲目的而行動」之爭（如烏德渥斯與麥獨孤之爭）可以解決。於反動的性向中，分出單純情緒的，則麥氏本能附有感情要素之說，得以佔有其應有的地位，紛爭可以大減。故我認[illegible]氏之分法爲最合理。

一個惡夢之解釋（二月九日）

昨夜有夢。見一人逐一人至街心，猛扑其頭，一下將他打倒，（好像已斃，）又見此人回轉頭來，去猛追另一人。此回夢中意象不明，好似又將此人打倒，又好似此人死力狂奔，並未受着打，總而言之，無論是死是跑，總是逃出了關係地點。不久，此事爆發，好像有人起訴了。法庭調查證據，有一件涉及我自己。就是我得了一百塊錢，當時要說別人以爲我受了賄。幸而該次收據是寫明八月三十日，收據是中國式的紙條，蓋有一個方形斜蓋的大印。八月三十日幾個字，很清楚。而該次事件之發生，則在九月初，所以不能援此以入我罪。後來又有一個人將此收條持至幾個留法同學底面前。（這幾個同學是由法國來此清算賬目款項的）當時這幾個同學（其中有一個，在夢中認識得清楚，確是來英算賬的一位，其餘兩位則不大恰眞）正在抄寫賬據，（來英算賬的同學們，本來抄了監督處很多的公文去了，）有一位見着了這個收條，也要抄下來。我當時心下以爲不應給他抄，轉念一想此人（即持此收條的人）是我底律師，律師是公正人，雖然爲我辯護，但是並不應該袒護。……以下就記不清了。

這個夢，後半節有迹象可尋，因為法國同學之來此異域曾經引起許多疑雲。 而前半節，則似直莫明其妙。 打死人，是何等兇惡的事，夢中心境毫無一點情緒之激盪。 打死人一事，我好像是個旁觀者，又非但打死人的就是我，我雖未動手，而此案件我總有多少關係。 此種夢，於我最為奇特，我想，若將此夢解釋得開，對於釋夢的工夫，就可略窺門徑了。 乃決意求出一個解釋。 在先簡直弄不着頭緒，後來忽然聯想到我在會督處與黃會紀因湖北學款爭閙事，才逐漸得着光明，茲將結果述於下方：

此夢就是我做湖北官費生代表以來所經過的事實之小影，我本有滿肚積憤，隨時可以發作，其見之於夢，本為理所當然。

被打扑地者為湖北官費生前任代表，第二個被追者，為前任代理代表。 被打扑地以及被追出境，皆是象徵被推翻。 推翻代表，本不是我所主動，然而我於湖北學款之經管權曾有種種建議，故於前任代表之推翻實不無很大的影響。 故我在夢中始終處於嫌疑兇手之列。

起訴與法庭，皆是象徵同學之關心學款。

八月三十日所收之一百塊錢，在夢中重現，此處最不易講，此一百塊錢好像是死者底而為我所得，然而又以為我受了賄，豈非至奇？此處幸喜還有一個線索的地方。 夢中以為該款的收據，是八月三十日的，而該次事件則在九月初。 根據這兩個日期，就發現了一個解答。 我就湖北代表職是九月初後數日，那便是前任代表之被推翻的日期，就是夢中打死人的日期。 一百塊錢是十磅錢之變相，我平常總是將一磅看作十塊的。 所謂我受了賄，是說我講了情面多給被推翻者(即被打倒者)以十磅。 所以夢中我自辯以此款是在該次事件發生之前，那便是說，此款是在我就職以前的事，於理怪不了我。 八月三十日亦至有趣。 前任代表本多支了十磅的學費，其日期為九月初六，但是平常談話，我們總約略的說個八月

底九月初的分別，夢中的九月初旬就是由此來的。 而寬處之八月三十日，則還有一層關係。 我所抄的同學支領學費一覽表，有個「八月三十一日」最易引起注意，而前任支領十磅一項又正在此八月三十一日之後面，所以夢中有了一個八月三十日的一筆款項。 此中國式的收條，亦甚有趣。 我在監督處曾看見過十年冬季湖北財政廳匯款的一個快郵代電，鮮紅的大印蓋在一個長方形的紙條上，正與夢中所見的收條一樣。

法國同學之登報抄報，是觀念之復生而已。 爲我在他們面前談過此中經過的，當是同鄉某君。 他是省派來英算賬之一位。 他來後曾和我談過數次，他於我所經的種種困苦，頗能洞悉。 夢中我以爲他是辯護人，是我底一種無意的希望；他又給別人抄了，是表明我覺着他無心爲左右袒。

夢中現象，充滿了文飾，顛倒，象徵，凝結 disguise, destortion, symbol, consolidation 故不易看出真意。 夢中意識，雖然有無意的控制，但無高等神經中樞之活動，其進行類似於自由聯想而缺少批評的取捨，故夢中材料有許多是隨手拈來無嚴格關係的。

解釋自己底夢而又公佈之，是於自己最不利益的事。 現在好好歹歹我總是將我底心思坦白地表示出來，就是我這人居心太壞，也可讓大家知道壞到什麼程度。

夢之試驗（二月十日）

自佛洛依特夢之解釋一書出世，釋夢者多流於過於重視夢之意義，而且過於視夢爲病態現象。 古柏來 A. J. Cubberley 特作種種試驗，結果證明夢是可以用試驗控制而無絲毫病態的意義。 他之用意，並非要推倒佛氏之說，不過是要限制佛氏學說應用之範圍而已。 詳見氏所著身體皮膚之緊張對於尋常夢象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Tensions of the body surface

upon the normal dream (見本年正月不列顛心理學刊)

我爲試驗計，特做作一個試驗。 我所作的，是弛緩的 detensor 不是緊張的 tensor 方法，是用長約二十米寬約十五米之紙一方，刷以漿糊，粘在大拇指及食指之交叉處，然後就寢。 結果，果然做夢。 夢我手上生瘡，大而且多。 穿一件寬博之衣，坐在家中，別人教我做什麼，總懶於動身。 以下從略。

此夢與刺激物(漿紙)似很有關係，不能不看作是由該刺激所引起。果然，則可得結論如下：

1. 感覺之錯誤，發現於高等精神作用停滯之時，夢中錯覺乃其一證。
2. 夢中意象率爲視覺的此式由於日常生活中視覺的經驗與觸覺的經驗本是聯合的，故夢中觸覺可以引起視覺的印象。
3. 夢中知覺，有種「誇大」的色彩，其理或同於錯覺。
4. 此夢之內容，係由感覺引起舊經驗之復現。
5. 宜由多數人做相同的實驗，而比較其結果之異同或可抽出相當的法則。

做父母兄長的怎樣滿足孩子們暑假中的需要

小孩子們，放了暑假，完全在家庭中過生活。如無相當的方法，滿足他們的需要，做家長的，便不勝其煩了。要想滿足兒童的需要，只有購買中華書局的

兒童圖書

【兒童文學叢書】
故事 七集 每集七分
小說 七集 每集七分
兒歌 二集 每集七分
笑話 三集 每集六分
故事 自第一集 七分

【兒童常識叢書】
各世界的小孩子 六集每集一角
兒童常識 第一集（狗） 一角
小小說 一百餘種 每種五分
中華故事 十二種 每種一角
中華童話 廿二種 每種五分
世界童話 五十種 每種五分

兒童雜誌

小朋友 每星期出一冊定價六分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半年廿六冊一元三角半

郵費每冊半分

兒童玩具

圖音積木 陸軍戰棋 本國製
德國製 各種玩具 種類甚多

兒童運動遊戲用品

乒乓球 皮球 網球 足球等
各種運動器具 家庭幻燈 音
樂器具

中華書局發行

同　情

李劼人

篇首[illegible][illegible]

於一種不宜的犧牲之後居然尋見自己許久以來就在思想上盤旋，而在實際上好像是絕了緣的一件[illegible][illegible]，請想這個人當是如何的快樂，如何的欣慰！縱然這人曾因為吃了許多自家所不甘受的痛苦，在[illegible]中誠不免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而事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達人便達的。　我今天要把兩個月的病榻日記擇要寫出，也就是這種意思了。

『同情』，我在國內把他尋覓了[illegible]多年，完全白費了工夫，到處遇見的只是一些冷酷，殘忍，麻木，陰險，仇視，何等的失望！我曾自問：『世界果然就是這種寡情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嗎？』然而答案又只是一個『否』字；並且說：『試把我們的相砍[illegible]翻開看看，同情的例也不勝其舉的，我們目下的社會想是受了催眠術，他那種冷酷．．．．仇視，或者是暫時的現象；暫時在此處尋不着的東西，最好是到外面尋去。』不錯，我到巴黎才十個月，居然就把他在一種不意的犧牲後尋得了。阿！同情！你的光明和色彩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構成的？你的成熟期經了多久的日月？

＊　　＊　　＊　　＊

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此日是在病院中補記的。）

冷極了，到巴黎來尚沒有[illegible]過這樣的[illegible][illegible]。　既然房裏不曾燒火，既然教習缺了課，何不在我鋪在鋼[illegible]床上的中國棉被[illegible]多[illegible]一刻呢？況且天色又這樣暗——在國立四大戲[illegible]之一的阿[illegible]溫旁邊，街寬不過二丈，兩畔豎着六層高樓的孔德街內，一間小旅館第四層樓上的房子，天光從兩[illegible]懸着白花紗窗[illegible]和五彩呢帷的玻璃窗上射入，平常的光線已不甚好，今天更

特別的暗，好像陰雨時候的黃昏一樣。 不過同榻睡在另一條中國棉被中的何君已起來了，收拾齊楚，戴上呢帽，披上外套，帶着他平常『如見大賓』的樣子出去了。

我想：他爲甚麽今天這樣早的就去了？哦！今天是禮拜三，應當是女僕忙着擦地板的日期，但是這旅館內有二十幾間房子够她一個人料理，但我們這間是列在早晨十一點鐘內的，禮拜三還須提前半點鐘[illegible]。 那嗎，我得趕快起來。

床上的棉被呢被只管多，——因爲[illegible]得燒火，夜裏酷冷，不能不多蓋一點，有一個同旅館的葡[illegible]國學生曾蓋了七條呢被——好在不要自家整理。 下床悉索索地穿好了衣服，除了硬領不曾帶，便到梳洗台前用冷水洗嗽了。

不對，肚子痛！

此刻已九點二十分。 爲甚麽小肚子忽然的就痛起來了？而且一痛很利害，怕是凝了寒罷？

隔玻璃向外一看，小白紙花似的雪片，就和七月十四日馬約門前共和場上青年男女互相撒擲的一樣；疏疏密密的在靜寂如死的空中飛舞。 天色灰暗而高樓蔽着當然看不見的。 很可打開窗子看看街上的積雪究有多少，但是我很害怕再受寒氣。 越痛了，並且越冷，我本不願打戰的，但那寒戰彷彿是從肺腑中發出來似的，不但不由我作主把他止住，而且連呼吸也緊湊起來。

走一百步路到盧森堡花園裏，坐在音樂臺下去看那微帶着死氣的枯林中的雪景，可多麽有趣。 那般寫生畫家必不肯失了這樣機會，一定是瑟索在油布傘下，凌着寒威調他們的顏色。 有幽情的巴黎太太們必也戴着毛冠，披着大毛外套，攏着毛絨手筒，婷婷嫋嫋的在那不曾被雪蓋着的

背單[illegible]上條[illegible],我只看他們那雙[illegible]在[illegible]外尺許長,仿佛只穿一層[illegible]色[illegible]出白肌的薄[illegible]襪子的腳叫屈,何以通身都保護嚴密,只這一雙腳——照例不穿長筒靴,再冷還是穿一雙露出腳背的淺口漆皮鞋的腳,獨讓他去受寒呢?然而盧森堡花園再美,我也不能去了。不但花園裏[illegible][illegible]沒有這勇力去[illegible]兒,便是再走一百步到盧[illegible]堡博物館內,從[illegible]紅絨的直門中進去,一個小錢不花,便可靠着由地溝中發出和暖如春的熱氣賞覽四壁[illegible]國近代名畫名雕刻直至十二點鐘再回寓寓的一點清福,也沒氣力去消受了。

我今天只好待那打掃房間的姑娘[illegible],遂從玻璃櫥內取出我們做飯的爐子——一盞酒精燈,在煮湯的小鍋內燒了一點開水, 還不曾喝進口,那女僕已敲門[illegible]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傢伙,抹布,雞毛帚,進來了。

『日安,麥[illegible]李。冷得很,你還不曾走嗎?』

『日安,姑娘,你說反了,是我[illegible][illegible]你;今天恕我不能讓你。我病了!』

『甚麼病?』

於是我就[illegible][illegible]外套坐在[illegible][illegible]大臂椅中,一面[illegible]開水,一面看她先把我們亂得和[illegible]窩似的床鋪整理了,又把玻璃櫥,爐台,洗面台,書架,桌子,還有兩張立背椅,都用抹布擦抹了。 她那白布工衣在我眼睛[illegible]轉來轉去,彷彿把我的腦袋都轉昏了。 末後她又走到我跟前,把她那淡[illegible]色眼睛注視着我道:『你痛得很利害嗎?你瞧,你臉色完全白了。 你睡一下好罷;天氣很冷,我今天不多攪擾你,明天再來擦地板好了。』

她就不這樣說,我也要懇求她這樣[illegible]了。 我剛剛站起來,兩條腿只是[illegible][illegible],肚子痛罷了,何以連自支的氣力也沒有了呢?得[illegible]那女僕扶住我,方和衣[illegible]上床去,她又用棉被替我蓋好。

『多謝得很,姑娘。請把酒精燈給我收在廚裏去罷。』

我向內睡着,似乎好了點,忍得住了。 或者我是受了寒,能有[illegible]生[illegible]

水暖一[illegible]不好。 [illegible]法國甚麼[illegible]味的東西都有：醬油，醋，[illegible]，芥末，蒜，長葱，圓葱，獨沒有薑。

那女僕又打開窗子把床前一片地毯拿去撲了灰塵，我[illegible]見她連打了兩個噴[illegible]，我因[illegible]痛得太利害，便不願再有一[illegible]任何為我所[illegible]的人受了涼。 [illegible]用力的[illegible]：『注意啊！天氣太[illegible]了。』

『我穿了兩件絨衣，並不怕冷。這是灰塵的[illegible]故。』

她把地板用豬毛帚掃後，便關門出去了。 立刻我就聽見她在隔壁房裏一面擦地板，一面低低地唱着。 二十一歲的城裏姑娘，便有這麼樣的好體格，身子站起了比我高半個頭——我並不算很矮，兩手伸出來比我的大一倍——我的手也不十分小，似乎比國內一般同年級的讀書先生們的還大一些。 一天作工至十小時，沒有[illegible]見她倦怠過，疲勞[illegible]，並且隨時[illegible]是發[illegible]的，快活的。 啊！有健康的[illegible]，才能快樂！ 我平日的身[illegible]本不甚弱，何以今天竟病了呢？

何君回來，手臂上挾一塊重一[illegible]羅格蘭姆的麵包——價值一佛郎三十生丁，笑着問我[illegible]的甚麼菜。

『····痛到此刻還不曾止，那裏還能上街。 衣[illegible]抽[illegible]記得還有白菜洋芋，你找一找····酒精或者夠做一頓菜，不然，請你自己去買。 親王街一家雜貨店內的比較便宜一[illegible]，每立突只須二[illegible]郎六十生丁。』

何君是近視眼，所以剛[illegible]門時不曾看見我那狼狽的樣子。 這時才道：『怎麼忽然就病了，這真奇怪！不消說，一定受了外感，我有如[illegible]，吃一點好麼？』

我仍舊不能起來，看着何君把酒精燈點燃放在火爐鐵門前一片石板上，把桌毯揭去，將些小菜在桌上[illegible]切了一會，在鍋裏胡亂炒了一會；油

氣一還[illegible]腦更是難受，看見何君捧着麵包大嚼時，胃上只是作惡要吐。或者如[illegible]居然有效，覺痛得好一點，我便強勉撑持着[illegible]廁所中去——出房門四五步即是，每一層樓有一間廁所，自來水隨時衝洗着的。

何君[illegible]後提議道：『今天落雪太冷，似乎再買些柴來燒燒才好，算我們的[illegible]濟，十五佛郎的柴這個月還燒得起。 要是可以，我去德國領事館替某人辦護照時，順路就叫柴炭店送一百基羅格蘭姆的大柴來。』

若是燒煤炭，合算多了。 但是不在警察總廳去取得許可狀時，卻買不着。 我們沒有隨時燒火取暖的力量，何必去同巴黎市民爭這一份備而不用的權利呢？天氣奇冷時，只去買一百基羅格蘭姆的青杠柴，儉儉省省也可燒[illegible]五天；我們業已燒過三十佛郎了。

何君去後不久，我又奇痛起來；起初還坐在桌前做工課，其後只好又睡倒床上。 大約在午後兩點一刻鐘的時候，聽見店主人麥歇紀諾邁着有力的脚步走上樓梯一直到我們的房門外，敲着門道：『麥歇李，我可以進來麼？』

麥歇紀諾是一位年約五十，體魄強悍，性情熱烈的巴黎人。 全個歐戰期間，都在戰場上服役，經了[illegible]十次的惡戰，聽過德國人的重炮轟擊，看見過德國人[illegible]的火光，聞[illegible]德國人試放的毒氣，他嘿，也曾替法國送了一萬多顆子彈給德國人；曾經殺死過一個德國人沒有，他不知道，他也不曾在身體上受過德國人一點苦痛。 他[illegible]是一個有幸福的戰士，一個強[illegible]的愛國者，但[illegible]卻不[illegible]高談他的[illegible]績。 有時高興，也將他在戰壕中數年不曾離身的伴侶，退伍[illegible]用錢向政府買來做紀念的步槍，彈盒，刺刀，拿出來給我們看。 他女兒小魯[illegible]司在旁道：『爸爸，你上戰場時也這樣笑着的嗎？』他道：『並不，你看，就這麼樣．．．．』把刺刀插在槍口上，把彈[illegible]繫在垢膩塗滿的工衣上，把槍拏在手中，因[illegible]站在房裏——又是客廳，又

是餐室，小魯意司沒有房間，夜晚把一張小鐵床鋪在火爐前，用一副日本式的八疊屏蔽着做寢室的地方——沒有德國人，跳上前去，衝着大玻璃鏡內他自己的影子，圓睜着兩眼，做得很凶，其實仍是帶着笑的，大吼道：『殺！』小魯意司瞧得抱着她那想着以前舊事，神情似乎還有點迷惘的母親笑道：『依！』

馬丹紀諾有四十歲上下，不及麥歇精悍，却是足當得一位賢妻良母的模範；除了備餐而外，終日都在辦事室裏管理帳目，招待客人，支應一切雜事，閒了讀讀報，做做手工，教小魯意司彈彈鋼絲琴；有時我們在夜間十二點鐘看了電影回來，把門鈴一按，開門的總是馬丹——辦事室就在大門旁邊。 只有禮拜日高興的時候，穿得整整齊齊同着麥歇——麥歇平日在店裏作工時，誰不把他看作一個賣氣力吃麵包的工人，但一到禮拜日，鬍鬚修得和兩匹秋葉一樣，雪白的硬領配着朱紅領巾，衣服鞋子不用說了，自然是裏裏外外的一新，有時領門上還插着一朵鮮花，外衣當左胸的小荷包裏露一角白手巾，頭上黑呢常禮帽，手上黃皮手套。誰又不猜他是一位時髦的巴黎紳士呢？——小魯意司，各跨一部腳踏車到城外蒲洛涅森林，或是聖日耳曼，聖克祿，或是萬森宮等處去遨遊一天。 她也曾向我們說在歐戰第二年她正同麥歇在馬約門外蒲洛涅森林入口開一小咖啡店，是時小魯意司才七歲，當麥歇服兵役去後，就獨她一個人支持生意。 麥歇常有信來，知道他不曾受傷，心裏稍微自幸，但又害怕德白林的飛艇，往往一聽見警炮一響，——尤在夜間，連忙把電燈關了，無論顧客主人都一齊奔到地窖裏，彼此緊緊偎一團，心裏的血也幾乎停滯了，生恐德國人的炸彈準準就落在自家房上的一般。 馬丹述說起這番舊事時，好生動感情，所以麥歇不看馬丹在十分高興之際，是不輕易說他服兵役期間的話的。

此刻麥歇紀諾進來時，依舊穿着那身垢膩塗滿的工衣，兩袖高高挽

起,露出青筋虬結黃毛森立的紅手臂,一進門便說:『麥歇李,你還不曾好些嗎?吃了甚麼藥不曾?』

接着他又道:『太冷了,你們也應該燒點火。』

恰好送柴的來了,麥歇紀諾便帮着那工人把那幾捲尺許長的青杠柴塊整整齊齊堆在屋角地板上。 我並請他把我擱在外套荷包裏的錢夾子拿去付了十五佛郎的柴價,此外半佛郎的送柴工人的酒資。 那工人道謝走後,麥歇紀諾一面同我談着話,一面就替我把火燒起來。 馬丹紀諾也進來了,很殷勤的握住我的手問了一會,又與麥歇互商了幾句,便回身向我說道:『我給你弄點藥來吃,麥歇李,你肯吃麼?』

果然,不到一刻鐘,小魯意司雙手捧着一個木盤,盤裏一盃熱氣蒸騰的流汁,同她母親一齊進來。 我以為一定是比如蓖油還利害的外國藥了,道了謝,便請小魯意司遞給我。 馬丹紀諾忙說:『這是滾水冲的,太熱!』麥歇坐在大爐前添着柴道:『不要緊罷,我往常見他們比我們喝的熱多了,麥歇李,你們可不是習慣了喝極熱的東西嗎?』

然後小魯意司才遞給我。 嘿!甚麼好藥!原來是一盃薄荷葉冲的糖水。

他們走後,我便這樣一陣急痛,一陣緩痛,一時從床上到火爐前,一時又從火爐前到床上,不但一個小肚子全痛了,並且覺得腦筋也被牽掣得有一點微昏。

四點過鐘,何君回來,剛進門,麥歇馬丹紀諾又來了。 馬丹聽我說痛得愈利害,便駭着了,向何君說:『或者不是我弄的藥吃壞事了罷?』麥歇說:『最好請一個醫生來看看。 如其麥歇李願意時,我有一個朋友,便是在聖日耳曼大街上住的醫生,我介紹來,或許診金不很貴。』

此時我還不願意,何君也有躊躇的樣子了。 於是麥歇紀諾便忙[illegible]着

我們的信箋寫了一封極緊急的信，請醫生立刻就來。　何君不及休息，翻身又走了。　馬丹紀諾好生懊悔似的坐在我床前，連說：「或者不是我弄的藥吃壞了事罷？」我忍着痛苦，呻吟着安慰他道：「你放心，馬丹。　薄荷在我們中國是最尋常的一樣藥，從來沒有因薄荷吃壞事的。」

「啊！你知道是薄荷。」麥歇馬丹一聽這樣說道：「不然，在法國薄荷却是利害藥，不輕易用的。　要是你受得住，那就好了。」

約摸有一點鐘，這一點鐘的時間眞長。　不但我，就是麥歇紀諾也把錶摸出來看了幾次，到最末更向馬丹說道：「這里往聖日耳曼大街只須三四分鐘，來回至遲十分鐘。　或者醫生事繁，但是應該放了手來的。」馬丹注視着我很專心的一言不發。

醫生畢竟有進門的時候，何君伴着他來的。　果然，醫生事忙，何君等了他直有五十分鐘。　醫生進門和麥歇馬丹紀諾握了手，把外套一脫了，便到床前。　電燈從四點鐘便明了，可是醫生還叫點了兩隻蠟燭，把我衣服解開，不用器具，只將耳朵貼在我胸部上聽了一會，把小肚子露出，察視了一回，按摩了一囘，又把脈息切視了一回；我那時的眼睛只望着醫生，甚願在他長髯遮頰的臉上和那深藏在叢眉之下的灰色眼睛裏得一點消息；可是不能，他那面孔簡直像是不會生有神經系的面孔一樣。

他把脈切畢後，只說了一聲：「好。」遂回身向着何君說了一長篇，中間充滿了許多我不懂的生字。　何君的臉色仍然是那樣黃不黃白不白的看不出甚麼神情，倒是馬丹紀諾給我蓋棉被時，聽醫生說到中間，不覺失聲吐出一個「啊」字。　我忙問馬丹道：「醫生說我的病危險嗎？」

馬丹勉強笑着把右手食指放在唇上搖搖頭，叫我不要問，意思又說是不危險。　但是我明白了。

醫生坐下提筆在一張紙上一面寫一面說道：「在我隔壁藥房裏都買得

膏的。』

醫生臨走時又到我床前說道：『再會，麥歇，明天早晨十點鐘我再來。』

馬丹，何君同他一道走了。

我從前就很信仰法國醫生的，在我故鄉成都時，曾於親友間看了多少法國醫生的好成績；並且深知病者和醫生的關係，第一要義便是要有信仰，單拖藥石是難於成功的；平常勸病人往往就本着這種見解來發揮，如今我親自來試驗了。 不過在初病的那一天，這信仰心並不是自己勸出來的，是自然而然生出來的，相信自己的病危險，相信法國醫生一定治得好我的病。

何君拿着一個大紙包進來，不及脫帽便問麥歇紀諾道：『那裏去取冰呢？咖啡店可有賣的？』

麥歇紀諾站起來道：『不必，走罷，我們到盧森堡花園裏尋找去。

我算何君今天的路程跑得實在不少，但是爲我的自私心所苦惱驅使着，我還抱怨他走得太慢。 他用一個小布口袋把冰塊提回來浸在洗臉盆冷水裏，一面打開紙包取了一個軟樹膠帶子出來，一面說道：『這次全虧麥歇紀諾了，我們去時，花園的鐵柵門早已關鎖，紀諾就攀着欄杆要翻爬進去，一個雄糾糾的警察走來問他做甚麼，他把緣由告訴了他，那警察便拿肩頭做梯子扶着他翻爬進去，在噴水池裏敲了這一口袋的冰，裏面一個守衛兵又拿肩頭幫他翻爬出來。』 你看・・・・・好了，醫生說這冰須要時時換着，只要有一點兒化就換。 放在小肚子的右邊・・・・・你簡直把衣服脫了罷・・・・・我來幫助你・・・・・好啦！就這樣，不覺得很冷嗎？ ・・・・』

在未放上冰袋前，我神志已稍昏了。 身體蜷做一團，彷彿全身都漲得碩大了；何君說了一長篇話，我似乎聽見，似乎又沒有聽見。 最初覺着

冰袋時，就蓋着一條棉被兩條呢被，也好像赤裸裸的站在風雪中的一般，但是只一分鐘便受得住了；是時痛得稍好，神經已弛緩到十分，糊糊塗塗的便睡着了。

忽聽見幾個人在房裏說話，我已醒了，辨出一個是李君的聲音——在法國相識中有兩位李君，這一位年紀較大些，暫時叫他做『大李君』，還有一位年紀雖較輕，態度却很老很老，暫時叫他做『老李君』。我掉頭看去，何君已吃完了晚飯，正在收拾碗筷。大李君正同他在談麥歇紀諾夫婦的感人的熱情，在火爐前還站了一位從未見過面的少年；他那淡黑色的臉皮知道是剛被印度洋的鹹風烘染過來的，架着一副流行美國式的瑁瑁邊的黑玻片眼鏡，單是這副眼鏡就把他那當面看去僅有二指來寬的臉遮了一大部份，加之又是黑的，我很疑心今天是假裝節，他帶着面具來的。

大李君把我的病問了後，便介紹那位雖住而不黑的少年道：『這就是陳君，今天才到巴黎的。』我們照例握了一下手。這位雖住而不黑的陳君當然是沒有世故的，因為他連沒有半句客套話和我應酬，我呢，此刻也痛得好多了——當醫生和何君談話時，我曾不完全的聽見他說我痛的地方，應當在小肚子的右邊，我那時心裏很反對他，但現在果然在右邊，就在冰袋下一團；起初痛時是凌亂的，彷彿全個小肚子都粉碎了，不但動作時痛得不堪，便是呼吸也可使他如亂刀攢刺的一樣，現在固然痛，但有條理多了，是一種合規的，可以數出度數的痛，並且只在右邊一團。——只有問何君：『看病去了多少錢』的緊急時間。

何君很遲疑的不肯說。他錯了，假若他要撒謊，他就應該先把撒謊的藝術研究一下。他能够毫不遲疑的順嘴就說：『五佛郎』，我一定相信；但他失了機會，我早說道：『怕少不了二十佛郎罷？也不要緊，我現在好多了，醫金縱然貴，頂多再看一次好了，別處我們儘可省儉的。』可不就是二

十佛郎麼?』

『沒有，[illegible]才去了十五佛郎。』

大李君眉頭縐着有一寸高道『唷!』

我機械似的笑了笑道:『所以窮人是沒有權利害病的，這還是李[illegible]紀結的人情哩。』

那無往而不[illegible]的陳君至此始努力吐了幾個字，也不知問的是誰，道:『甚麼病?』

何君道:『盲腸炎!』

喲!盲腸炎!不就是中國俗稱的絞腸痧嗎?啊!好危險!

十二月十七日(前日是在病院中補記的。)

昨夜同時發生了兩件奇事在我們房間裏:電燈通夜沒有滅，何君也通夜沒有睡熟。 小旅館的電燈和人們一樣，夜間十一點半，他主人就使他安寢了，除非不是租月的寓客，方能夠在十一點半以後不必自備蠟燭;何君哩，每晚照例要睡够九小時，當他縮身進了被筒後，我看非火山爆裂不會使他有驚醒的可能，然而他自己却常說:『我雖是閉着眼睛，其實我是醒的』，這話[illegible]不信，不過除了和昨夜通夜光明的電燈一樣是意外事，平常我總沒有證實過罷了。

冰的威風眞是不小，我從中心裏欽佩書上說的那般臥冰哭雪的英雄們，我想，不但不敢希望做英雄，幾乎連打雪球滑冰的小姑娘們也望塵莫及了。 才小小一個冰袋，在肚子上占的地位不過一巴掌大，就使我在重衾之下全身通夜都是僵凍的，而且火爐裏還燒了幾乎到八個鐘點的柴哩。

冰的力量也可以，痛楚倒治來有了條理，只是從半夜以來就不能小便了:不是沒有小便，似乎還很多，膀胱也似乎要膨脹裂了，却是把全身的氣

力還未曾是枉然。 唉！昨天早晨是痛至欲死，今天早晨又脹至欲死，明天呢，還有甚麼？

何君自昨夜夜半給我換冰塊以來，就聽見我鬧起：『膀脹了，膀胱要爆裂了！』到今早只好贊成我暫時把冰袋取消——因我起初便懷疑是冰袋的原故，遂覺我們的身體太薄弱了！然而麥歇紀諾進來一看見冰袋放在床側夜器桌上，就老大不願意道：『不管怎樣，醫生的話總不會錯的，麥歇李，至少也須把這三小時忍過才好。』

『三小時嗎？便三分鐘也不能忍！』我睜着眼睛很暴厲的說了這兩句。

我今天的脾氣很不好，大約就是小便不通的原因。 馬丹紀諾和那女僕都曾來勸過我，不行，一千個不行，除非等醫生來將我的困難解除了，我拿定主意決不聽旁人半句主張的。

是時那位把眼睛永遠望着天邊的老李君——因為太矮，又要擺出『老氣橫秋』的樣子，這是一種原因，其次，便是一般法國人都比他高一個腦袋，在談話時面不知不覺遂使他成了這種習慣——和一位四川菜做得很好，而又能循性急就睡五分鐘的周君，都因大李君報信趕過來看我，也幫着說：『不要固執，醫生的囑咐總不會錯的。』還是不行。

直到十點鐘，醫生照時走來，大約他一進旅館門就聽見麥歇紀諾把我的情形說了，所以他進門把帽子除後，只略略把我的痛處看了看，便忙坐下寫了一個字條交給何君，請他立刻就到他開設藥房間去買這種器械來給我解除困難。

何君走後，一房間的人都不言語，醫生坐在大靠椅上大口大口的吐着那濃香似的雪茄煙。 有時，只有我機械似的一兩聲表示難受的呻吟衝破那半死的岑寂。

我是時惟一的大希望，便是器械一到，困難立解。 因為不能瀉出的

原故，口裏乾得和沙漠中缺水的駱駝似的，也不敢飲入一口清水。　我尋思：『這時有五分鐘了，為甚麼何君還不回來呢？．．．．從前在巴黎讀成中也有一個人害過這樣的病，每天請法國醫生來解除一次困難，每次十一元價的醫生，八天後才好了．．．．但我並不像那人開始就是這個病，只是冰的影響，或者不要八次．．．．不然，每次十五佛郎，八次，把我和何君的衣服賣完了也不夠．．．．啊！何君為甚麼還不回來呢？．．．．』

醫生把煙捲丟在污水桶裏，起身把衣袖挽在手臂上，叫麥歌紀諾去取了一個小磁夜器來，當他看見何君滿頭是汗的回來時。　衆人都圍著醫生到床前，看他從何君拿回的紙包裏取出一根尺許長的半軟半硬的橡皮管，比尋常筷子小一些。　我照醫生吩咐揭開了棉被．．．．還有甚麼顧慮嗎？我自然一點不慚愧，就是看的人也不過當把戲看罷了。

我初以為這困難解除下來，至少可把那一夜器盛滿，就是衆人看見我在這一霎時前的那種難堪情形，也一定相信是如此的。　只有醫生明白，所以看見夜器裏不到一茶碗的紅色液體，毫不驚怪，只問我這下可好了些。　我說：『固然比以前好多了，只是還不暢快．．．．』

你們看我還有料錯了的事：我親耳聽見何君問醫生此次的醫金，應該若干，他毫不客氣的說：『三十佛郎』。　器械還是我自備的，只這麼動一下手，便要三十佛郎嗎？算了罷，這病只有不醫的一個方法了。　可是能夠由我嗎？怎樣辦呢？才二十四小時，已用到一百多佛郎，抵我們兩個人六天的總居生活費，再往下去．．．．啊！怎樣辦呢．．．．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幸而何君同麥歌紀諾送醫生出去不到一分鐘便回來同我說：『醫生說你這病最好到病院裏去醫，因為裏面有看護婦服伺，醫生也是上這的．．．．你可願意麼？』

『我還有不願意的嗎？只是那裏來這一筆錢？』

周君插口道：『怕說的是巴黎市立的平民醫院罷？』

何君道：『是的，醫生願意寫一張重病證明書，麥歐紀諾願意同我到區長署去證明害病的是外國苦學生，據說經了這兩種手續進去後，便不要錢。』

老李君點頭道：『這樣辦好極了。 就是出一點住院費也應該進去的。像他這樣任性的，非有那樣嬌慣不可・・・・咳！老李，看護婦漂亮的不少嚇！』

何君就取了帽子出去了。

我問題解除後，很有精神談話。 便發表我對於病院的感想：『斷乎沒有一個錢不出的病院！縱然醫藥不出錢，起居費總要出的；我想起居費恐怕就不少，設如要十佛郎一天呢？・・・・』

『就二十佛郎一天，也該進去！彼此通攏着總應該把病醫好！大約頂多二十天，總比你在外面這樣的舒服多了，況且・・・・唷！十一點鐘，我還有課，老周在此地陪你，大約我明天到病院裏來看你・・・・還喝不喝開水？・・・・』

這一次何君卻回來很快，進門時就喜氣洋溢的道：『諸事都辦妥了！麥歐紀諾在區長署把證書寫後，區長立刻就打電話到本區病院，大約不久病院的車子便要來了。』

於是周君也走了，何君便忙着做菜；仍然是那樣胡切一會，胡炒一會，嚼着麵包吃一會完事。

午後何君便幫着我把衣服穿整齊，沒有穿皮鞋，只穿一雙中國式布棉鞋——平常用來做拖鞋的——也不知道進病院應該帶些甚麼東西，何君去問麥歐紀諾，他也不知道，因爲他平生沒有進過病院，只揣想着道：『甚麼都不必帶罷？』 我哩，本不待老李君慫恿，原知道病院裏比外面方便多

了，更又挂慮着[illegible]泼樓[illegible]果然要天天請人來解除，外面尤不及病院的便利。所以自穿着齊楚之後，便一刻不能[illegible]的等候病院的車子。

孔德街固然不是一條大街，全街除了幾家規模很小的木匠店外，其餘盡是住家的房屋和旅館——法國有名的文學雜誌：法蘭西之天使的編輯部便在我們的旅館斜對門底二層樓上，每半月中總有好幾夜，在半夜睡覺時必見那編輯室的燈光淡淡地射到我們的窗上；有幾次因為好奇心引起，便到窗邊窺視，但他那四塔玻璃窗上都垂着花紗，只能從最窄的一角上看見綠色的電燈光下[illegible]朦朧的大書桌，坐一位鬚髮皓然的老者，穿着便服，有時執筆揮洒，有時又直挺挺靠着椅背[illegible]思，依我想這必是那位總編輯先生正在構腦嚴內組織這半個月內走遍全球的天使啊。——因為這條街下通聖日耳曼大街，上接廬森堡場，右轉是上議院大街，左轉是[illegible]場，再過去便是拉丁區最繁華的聖密合爾大街，愛散步的巴黎人都不甚走這地方，但那種[illegible]六個雙層大輪，載運千斤[illegible]羅格[illegible]的笨汽車，和四匹大馬拖行的載貨重車却最高興在那小方石頭砌補的木街上飛跑。最是在夜靜的時候，差不多通夜如此，夜夜如此，不是聽見一些俸遊回家的青年男女[illegible]碎最輕倩的高跟鞋子敲在街旁簷下寨門[illegible]土上的窸窣腳步聲，與夫笑[illegible]，低吟微唱，甚至言情不足，步履忽止以後的接吻聲音，便是那般雷一般，把兩畔高樓震得全身皆[illegible]，傳到睡人耳裏，可以把心臟撼動，比在地中海內受三天半的惡風浪還利害的輪蹄聲。此刻，我只一聽見摩托車或馬車從街口轉來的聲音，便自問道：『可是病院的車子嗎？』何君也好幾次跑到窗前去看，總不是的。

快要到兩點半了，忽聽見麥歇紀諾的腳步聲在前，後面還有幾個人的腳步聲，救火似的奔上樓梯；何君趕到窗前向下面一看，遂回身去開門道：『病院的摩托車來了！』

果然，跟著麥歇紀諾第一個進門的，便是一個裹著白布頭巾，穿着白布衣裙，約三十年紀的看護婦；其次是馬丹紀諾，是小愛爾司，是女僕，再後一個比麥歇紀諾還高大還粗悍的大漢，大約是車夫。

我剛要站起來，看護婦早走到我身旁把我肩頭按住，很和氣的說道：「不要動！啊！已穿齊備了。 外面冷，再穿一件衣服好了。」便又給我穿了一件毛冷衣，又把外套給我披上，何君把帽子遞來，她道：「不用大帽子，有遮陽帽最方便。」

自從此時起，我一落到看護婦的手中，我那天賦的，法律許可的，先烈的先輩不惜以頭血換來的自由，便因我「不合害病」，被迫剝奪了兩個月！唉！看護婦不過是慈悲的，人道的獄卒罷了！

在法文內「轎子」這個名詞，是由一個「擡」字一個「椅」字合組成的，在布爾奔朝代盛行，轎槓原是提在手上，不是擱在肩上的。 那嗎，我今天也算坐了一次法國轎子，而且比路易十四時候的小紳士們還闊綽哩，因為他們只是一乘轎子就完事，而我還有小愛爾司，馬丹紀諾做我的「前呼」，看護婦，何君，女僕做我的「後擁」，抬轎的就麥歇紀諾和車夫，從六十級樓梯上將我抬到大門外，摩托車上。

車內一張舁床，兩張椅子，車夫將我移上了舁床去後，前呼後擁的人俱擠在車門前爭著說了無數的祝別詞，我倒高興，揮著手說：「再會，再會！」及至看護婦和何君上了車，將車門關上，兩邊的窗子一齊閉嚴，兩人分坐在我身旁，摩托車便開行了。

車子自開行到停止時，不過只有了五六分鐘。何君同看護婦先下去，跟著兩個戴白帽穿白衣的男子便上車連舁床一併將我抬下來。到此我才看見了淡灰的天色——因為我仰面睡着的——再四面一看，原來我已經在一個不甚分辨得清楚的大院落中了；車子正停在一道小門前，我不及再

看那些戴白帽穿白衣來往不停的人便睜看走進一間寬廣的房子　兩個男子把昇床放在當地一張矮架上便轉身走了。何君正在旁邊一張小桌前提筆在一張印紙上依着一個戴白帽穿白衣的中年婦人的言語在填寫，或者是『履歷』一樣的東西；靠壁有七八具安有自來水管的浴盆，向後一道短隔門，裏面也是浴盆，還有衣架，大概是為婦女所設的；這都是一瞬間看得的，因為立刻便來了一位看護婦——另外一位——以着很靈巧的手腕，並不使我感覺一絲困難便將我剝個精光——房間有很暖的熱氣，毫不覺冷——取了一件直至膝頭的白厚布汗衫給我穿上，將我裹在一床呢被中，然後將我的衣服由她捲開，分做了兩包：一包內只有一條外褲，一雙襪子，一雙拖鞋，一頂遮陽帽，一條手巾，放在我的腳下，那一包便是其餘所有的衣服打疊得齊齊整整不知拿往那里去了。

我正尋思：『就是要我洗澡嗎？其後呢？····』跟着又來了一位戴白帽穿白衣的男子，先同何君談了幾句，又把放在桌上的剛填好的字紙看了看，那指示何君寫字的中年婦人遂同何君出門去了，這男子便來到我身旁，我從他那比較潔白精緻的衣冠，和帽上一片紅布徽章，與夫那有權威的面目，修整的髭鬚上看來知道他是一位醫生；他只問了我三句話：『你是中國人嗎？多少歲數？結了婚不曾？』便動手把呢被打開，將我身體察觀了，仍然給我蓋好，到桌上填寫了一張印紙，把筆給一按，進來了兩個也是全身白的男子，有一個把印紙接來一看就揣在懷中，又給我加了一層呢被，兩個人將我抬起出了那道小門，沒有走上三四十步，便進了一道旋廊，上了一道很寬的石梯，螺旋似的左右三疊，來到第一層樓上，又經過一間廠廳，我便看見一道寬厚的雙扇門額上橫着一塊白色大理石鐫着紅字：聖瑪麗室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十月。

抬我的人把昇床放下，先將那雙扇門大大的推開來：這一下一陣晚汐

洶湧的人聲直從門內奔出，我不能不看，但又不十分看得清楚；只覺得一間光綫不甚強的高大廣室內，紙烟氣和人們呼出的炭酸氣瀰漫其中成了一種凝結的薄霧，霧中間有許多灰白兩色合組的床，床上有許多只露半個身體或只現一個頭的人形，我最初看見的病室景象便是如此。

我的舁床一進門檻，好像就是一塊吸鐵石，立刻把全室病人的眼光都吸收到我身上。 一直走到左邊一列的一張空鐵床跟前，便有一個身材短小，似乎頗有智力，生有鬍鬚全身穿白的看護生，和一個二十多歲，樣子很伶俐的看護婦把我從舁床上移到鋪陳齊整的鐵床上。 病褥很軟和，雖是只蓋了一條灰色呢毯，但當地就燒有一具兩人始能合抱的大鐵爐，所以室中的溫度甚高。

抬舁床的把進門時醫生所寫的那張印紙從懷中取出交給看護生，便抬着空舁床走了。 那看護生拿着這張紙走入屋角用磨花玻璃格子隔出來，似乎是個辦事室的地方，——裏面的電燈已明，隱約見有幾個人坐在內——接着便從那辦事室裏出來一位，我這時只知她是看護婦的一個婦人，裝束和剛才為我所見的那幾個看護婦一樣，只白帽右邊上多一塊紅綫條，身材又矮又肥，年紀約有五十歲，挂一副夾鼻眼鏡，說話時便帶一點痰聲，可是面目間喜氣迎人，好像就是這一個病室的母親一般；手上拿着那張紙走到我床邊，念道：『麥克李，二十五歲，中國人．．．．』遂笑着看了我一眼，又念道：『盲腸炎，膀胱炎——重病．．．．』又笑着看了我一眼，『區長介紹，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進院．．．．』便伸手在我床頭鐵欄上取下一個玻璃匣和裝八寸大的照片匣一樣，將這紙裝在內面，仍舊挂上；方握着我的手笑道：『我的孩子，只管放心住在這里，包你沒有煩惱的．．．．』。我只有連連說：『很感謝你，很感謝你！』

到她走後，我才左右掉頭把我的鄰舍一看：左邊那鋪上靠枕頭坐了一

位約五十年紀的[illegible]子，我估計他那體格至少可改我兩個這麼大的人，紅光滿面，氣宇很是不凡的樣子，一雙棕色眼睛裏含了不少的善氣；他正注意端詳我，我就枕頭上向他點了點頭道：『日安，麥歇。』他照樣回答了我，很有意思[illegible]和我[illegible]談時，何君已進來了。

『病院的規矩，禮拜四和禮拜日下午二點至[illegible]點才准人進來・・・』

『豈有[illegible]理，平日就不行嗎？』

『[illegible]着平日也可以，但我不曾問清楚。 明天禮拜四，我下午兩點鐘來看你，你要甚麼東西不？』

我此刻已看清楚了，每一病榻側都有一張小小的四方鐵几，上面放飲具，下面一格可以放各種零碎東西。 我道：『請帶幾本不用心的[illegible]給我，其餘如剪刀，小刀子，鉛筆，信箋信封都要。 哈！尤其是字典。』

何君剛走，醫生便來了——不是進門時察驗的那一個——那位精爽[illegible]眼鏡的看護婦，一路同他說[illegible]話來到我的床前道：『這是今下午才來的。』

這醫生不如進門[illegible]驗時的那一個漂亮，年紀比較也老些，身材很高大，白套衫的袖口捲至肘上，兩條强有力的粗手臂，幾乎可以拔得下牛角來；[illegible]的[illegible]子，眼睛很有銳光，像是一個又好喝酒而脾氣又不好的人。但是他很有耐性，靜靜的站在我床前[illegible]我僅能達意的法文向他[illegible]述這兩天的病況；末後他才說道：『[illegible]，我完全懂得了。』

我又道：『痛苦我很能忍受，只這小便不通却太難堪，請你注意這件事，麥歇醫博士。』

『此刻還不能小便嗎？』

『我不很知道，只是脹得很。』

『[illegible]，我完全懂得了。』

他[illegible]把我的呢[illegible]揭開，把我的汗衫捲起，——從頸項以下全是裸露的

——拿一大幅白布隔着把耳朵貼在我的胸部上說:『試數五十個「三十三」,再深呼吸十次!』其後又扶我坐起來,把後面的汗衫撩起,又如法泡製在背的兩邊聽了聽,遂從床頭一張平台子上拿了一只平底斜嘴的玻璃罐給我道:『試着小便一次。』哈!好幸運,居然擠得了少許淡紅色的液體。

醫生便給我把呢被蓋好道:『我在未叫你吃飲食前,你只能喝清水。』

『你給不給我施行手術?』

『此時不能定。』

他又向那帶眼鏡的看護婦說了幾句,遂依次看到我右邊那位緊鄰去了。

我右邊這位緊鄰,平臥在床上,也是一個年約五十的胖子,身材雖不及左邊那位偉大,但像貌卻亦堂皇。 他患的病症,當醫生揭起他的呢被時我就知道了,小肚子上縱橫走了三痕,兩痕已結合,有一處還血漬未乾。醫生走往其餘的病榻前,也有像看我那樣詳察的,也有只把床頭懸的溫度表拿來一看了事的,甚至有走過時不看了問的,如我左隣那位偉人便是一個例。

當醫生巡視時,室中清靜極了。 我呢,小肚中雖仍舊如前一樣的痛楚,膀胱雖仍舊如前一樣的膨脹,但小便能出,彷彿我就得了一種奇怪的安慰似的;這時我就趁勢把這病室仔細度量了一番:有九丈多長,三丈多寬,二丈多高;兩頭的正中各有雙扇門一道,距門五六尺遠處各有大鐵火爐一具,在我睡的這一頭,即在左隣之左便是花玻璃格子隔出的一所小小的辦事室;兩壁在一丈六尺高處各有七堵雙扇玻璃窗,都緊緊閉着;地下鋪着紅白二色相間的小磁方磚,除了這點彩色外,墻壁是淺灰色的,天花板是淡綠色的,病榻上的呢被也是灰色的,被單床褥,床的漆色,小几的漆色都是白的,睡在床上的病人一律都是白布汗衫,可以下床的一律都穿一

件厚實呢的外套，還有幾個年紀很大的頭上戴一頂毛絨帽巾，也是白的，醫生，看護生，看護婦，以及雜役，從頭至腳也都是白的；在窗櫺下豎着各安了十一張病榻，每張相距有三尺來寬，在距離間各設小茶几一張，小籐椅一張，當中又安了十張病榻，一共算是三十二張，此刻只有三張是空的再看病人有五個是鬚髮皆白，精神很健的老頭子，有十七個是中年有鬚髯的壯漢，連我只有九個少年人，其間似乎只有我一個是外國人，而且是遠東人。 在病室正中央，還有一張檯桌，上面有一具瓦斯爐子，和許多不知名的用具。

『日安，參軍。』這是醫生走後我向右鄰說去的應酬話。 於是左右兩位鄰居便與我交談起來。 談話中間我問左鄰：『你到此地來了多久?』

『六個半月。』

『啊!好多日子!你害的甚麼病?』

『腳疾。』

那個女看護生拿了一個冰袋，一條長紗布來給我綁在小肚的右邊。我原來就懷疑盲腸炎是受了冰袋的影響：所以我在旅館內力拒不再把冰袋放在肚上，但是此刻我很知道我已入伍當了病卒，醫生比如是總司令，看護生比如是傳令官，我的天職只有我服從，不許我反抗的，猶之巴爾比士只管反對戰爭，然而終不能不入戰場，光明社終不能不於受傷後倒立;現在我惟一的希望，就是這位總司令須得也和霞飛一樣，於殺戮之中能夠做點幾分人道，把病魔打退而不使我終於受損失便好了。

我初以為晉食必然在食堂中的，轉思病人差不多有十分之八都不能下床，如何能往食堂去呢?哈!這却是我的錯誤；約摸四點半鐘的時候，便見一個也是全身穿白的女僕，肘間挾了一只柳條編的大籃子，盛了許多切成小塊的麵包循着病榻每人發給一塊——也有多要一塊或兩塊的——到

我的跟前，擡起她那雙淺藍色的大眼睛很[illegible]的把我瞅着，這因爲我床側的小几上只放了一只白磁水罐，一只鍍錫馬口[illegible]盃，兩條洗臉巾，并沒有刀叉羹[illegible]的原故。我左隣那位遂代我伸意道：『不，姑娘，他們不需要飲食哩。』

跟着那散麪包的[illegible]從有[illegible]事室的通道門中推出一輛小車桌，桌面上放了兩大疊白磁[illegible]，兩大鐵盆肉和麪包湯。於是那帶眼鏡的看[illegible]婦便走來指揮，把車桌沿着病榻推走，起初每人給與[illegible]包湯一盤，第二次待麪包湯食畢便每人給[illegible]燒牛肉一大塊，小菜一勺。

從散食以後，非到明天早晨八點鐘不能再見這位帶眼[illegible]的看護婦的影子，便是那[illegible]子看[illegible]生也如此，[illegible]是那其餘兩位看[illegible]婦也如此；晚餐之後這病室裏另自換了兩個服伺人：一個是女的，一個男的，女的不過二十幾歲，面孔雖不甚美麗，却活潑有風致，大約每夜服伺病人都是她，所以一進門時，這里也在招呼：『晚安，沙郎姑娘！』那里也在招呼『晚安，沙郎姑娘！』沙郎姑娘哩，也談笑風生，漆黑一雙眼珠在修長的睫毛[illegible]滾走得和金鋼石一樣；我此刻全身的神[illegible]固然都只注意在我的痛與腿上，但也禁不住有一部份的腦神經居然起了回想作用，無意識的尋思[illegible]小物件裏的黑眼睛：『哈！[illegible]德的情人的眼睛總不會再比沙郎姑娘的美了；不[illegible]我心裏還有一雙黑而且大的眼睛，可惜離得太遠，或許比沙郎姑娘的還更清澈[illegible]呢？』至於那一個男子便是一個很粗魯的笨人，沒有甚麽可注意的。

晚餐後也是病室裏最熱鬧的時候——以我自進病室幾[illegible]內比較上得來的說法——有十分之六七的病人[illegible]倚枕含着紙烟，毫不客[illegible]的彼此大聲談笑起來。一直到六點一刻鐘，沙郎姑娘極清[illegible]的聲音，從那般雄偉宏壯彷彿怒潮似的[illegible]浪中高喚一聲：『請睡了！』跟着把電燈一閉，全室漆黑，只兩道門額上各留一[illegible]光線[illegible]微弱的綠色電燈。頓時甚麽聲音都

寂靜了，沙郎姑娘在當中一張病榻[illegible]安置了一盞也是綠色的電燈，燈[illegible]罩得低低地，她[illegible]坐在[illegible]一張籐心椅子上，支着頭[illegible]靜看起她帶來的書報；[illegible]組男子也在屋角一張長椅上仰臥着養息去了。

全室三十一個人中[illegible]夜沒有睡的恐怕只有我和沙郎姑娘兩人；沙郎姑娘因為[illegible]務在身不能睡，其實是很願意睡的，到夜中一點鐘後，也曾[illegible]在椅背上假寐了一些時，不過時時[illegible]醒的，只要聽見很微細的一聲：「便盆，[illegible]心！」她立刻就起身在當中櫃桌[illegible]取了一只有柄的白磁盆遞給那人，直待將便盆拿出門去後，始回身坐下。　那組人到夜間十二點[illegible]就走了，又另自換了一個組人；也是一來就假寐着了，給火爐上了兩三次炭，都是被沙郎姑娘喚醒的。　獨有我，一點兒睡意也沒有，腦筋裏亂得和[illegible]絲一樣；假若清理[illegible]來似乎只有兩[illegible]思想：第一個是這痛楚[illegible]究須經過多少時候始能減少一點？第二個是[illegible]家[illegible]得了我的死信，是怎樣一個情景？哈！莊子說的「死生亦大矣」，我又不是厭世而甘自殺的人，想到這第二個問題，心裏的難受——一半為我自己難受，一半為與我有[illegible]密切關係的人難受——幾乎可說比小肚裏痛與腰[illegible]利害十倍哩！　　（未完）

羅蜜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莎翁傑作集第二種

田 漢 譯 （續）

第 四 幕

第一場——勞連斯長老的庵室。

勞　禮拜四嗎，公子，日子短促得很呀。

拔　我的岳父嘉普列特定要如此；就是我也覺得愈快愈好。

勞　你說你并不知道那小姐的意思：這道子很不平正，我不歡喜。

拔　因為她對於泰伯爾特之死，哀傷無度，我也不好向她求婚；愛神威納斯不在有眼淚的家庭裏微笑啊。現在，長老，她的父親見她這樣濫用她的悲哀覺得很危險，所以由他的智慧催促我們的結婚，以防止她眼淚的氾濫；因為獨居無偶她的憂思難禁，一旦和人家交際，或者能忘掉她的憂思也未可知：現在您可懂得我們婚期這樣追促的理由了呀。

勞　〔傍白〕我正恨我知道這結婚何以應該延期的理由啊。你看哪，公子，那小姐向我們的庵子裏來了。

朱麗葉登場。

拔　我們何幸在這裏相會！我的小姐和我的妻啊！

朱　公子，我若是和您結婚，那時再喚不遲。

拔　愛人啊，到了這個禮拜四日您一定是我的妻。

朱　那種傳說也許是的。

羅　這也是一種道理。

拔　您到長老這裏來懺悔嗎?

朱　我若答覆您便先要對您懺悔了。

拔　您不要對他否定您之愛我。

朱　我要對您懺悔我之愛他。

拔　我知道您一定愛我。

朱　若是我真愛您,那麼在您的背後說,比當着您的面說價值更要高些。

拔　可憐的人啊,您的臉兒被眼淚蹂躪得不堪了。

朱　眼淚并沒有得着什麼勝利;因爲他們沒有蹂躪之前我的臉兒已經夠壞了。

拔　您這話之虐待您的容貌,比眼淚還要很些。

朱　這并不是誣謗牠的話,這是實話;而且我所說的,都是當着我的臉兒說的。

拔　你的臉兒是我的,你卻把牠誣衊了。

朱　這也許是不錯的,因爲牠已經不是我自己的了。長老,您現在得暇嗎?否則我晚禱時再來罷。

羅　現在得暇,我的憂愁的女兒啊。公子,對不起得很,請你暫時離開我們。

拔　我怎敢攪擾您們的祈禱!朱麗葉,禮拜四的清早我來接您:直到那時爲止,我們再見了;并且保存着這個神聖的接吻。

〔退場

朱　快關門!您把門關了之後,快來同我哭罷;希望也沒有了,救濟法也沒有了,援助也沒有了!

羅　唉，朱麗葉，我已經知道你的憂愁了；這種事變之來殊不是我的智慧的羅盤針所能測的：我聽說這個禮拜四日一定要把你嫁給這個伯爵，并且絕對不能延期呀。

朱　老師父，你若不能告訴我如何去避免這個結婚，請您莫對我說您聽見了這個結婚的消息：若是由您的智慧，想不出救我的法子，你祇稱贊我的決心是賢明的，那麼我用這把小刀立時可以自救。上帝結合了我和羅蜜歐的心，您結合了我和羅蜜歐的手；若是這承您押了給羅蜜歐的印的手又作了別的契約的證明，或是我這真實的心，起了欺詐的反叛，傾向別人，這小刀會把這兩件東西誅死：所以由您這多年的經驗，替我想一個應急的良方，否則，您看，這把血淋淋的小刀會做我和我的憂患之間的仲裁者，判決您的年力和學力的威權，不能保全我一個弱女子的名譽。您不要那樣慢慢的說，您所說的若不是救濟的方法時，我要死了。

羅　且慢，孩子：我已經找出了一線的希望來了，不過我們要避免這次結婚，既然要不顧危險，要實行這救濟的法子，也要不顧危險。你若真有與其和拔斯理伯爵結婚情願自殺的毅力，那麼你或者能夠實行這和死差不多的斥退恥辱的事，因為你要避免恥辱甘心和死的自身爭鬥呀；你若是有這種勇氣，我便把救濟的藥方給你。

朱　您如若叫我和拔理斯結婚，便請您叫我從那邊城牆的高塔上跳下去；或是叫我到那盜賊出沒的地方散步去；或是叫我躲在那毒蛇潛伏的叢莽中去；或是把我和那咆哮怒號的狗熊一塊兒鎖着；或是晚上把我關在那滿蓋着死人的嘎啦嘎啦響的枯骨，和臭氣薰人的脛骨，黃色而沒有顎的髑髏的藏屍所裏；或是叫我走到新墳裏去躲在死人的屍衣裏面；這些事祇要聽得說便要使我的毛縩骨悚，心驚膽顫的；但是我

為着要對於我那溫美的愛人保持貞節,我都能不害怕不遲疑的做去。

羅　那麼,你聽我說;你回去,要顯得喜歡地,承認和拔理斯結婚。明天是禮拜三:明天晚上留神你要一個人睡;莫要你那乳娘睡在你的房裏:你上牀之後便取出這個小玻璃瓶來,把這裏面蒸過的液體喝掉;那時候你的一切的脈管之中即時會流着一股催眠的冷氣,所有的脈搏不復保持原來的進步,都停止了:沒有一點兒溫熱一絲呼氣息可以證明你還活着;你的嘴唇和兩頰上的玫瑰花會褪成蒼白色的灰。你的眼睛的窗戶會關閉起來,像死神把生活的光明關閉一樣;你身體的各部,會失掉柔軟性,而強硬冷厥和死一樣:你這種假死的狀態經過了二十四點鐘,然後纔像從了一個愉快的夢似的醒轉來。那麼,當那新郎來催你起床的那早晨,你正和死了沒第二個樣子:那麼,照我們國裏的風俗,會把你穿上頂華麗的衣服,不蓋一點什麼東西,擡到那放着嘉普列特族歷代的遺體的那古墳裏去。當你要醒轉來的那個時候,羅密歐會因我的書信知道我們的計策,馬上趕起回來:我和他守候你醒轉來之後,當夜羅密歐便會把你帶到曼都亞去。你若沒有變幻無常的念頭,或是婦人女子的恐懼,來消滅你實行這事的勇氣,這辦法大可以使你免於現在的這種恥辱。

朱　給我,給我!不要對我說什麼恐怖!

羅　那麼你收下;回去,把這個主意打定:我會派一個僧人,叫他趕快到曼都亞去,送封信與你的丈夫。

朱　愛情給力量我啊!有了力量便有救了,再見了,親愛的神父!〔退場。

* * *

第二場——嘉普列特邸之花園

嘉普列特,嘉普列特夫人,乳母及三兩僕人登場。

嘉　把單子上所開的這些客都替我請來。

〔第一僕人退場。

喂，去替我僱二十個好廚子來。

第二僕人　回老爺，我所選的廚子決不會有一個壞的；因為我要試驗他們能不能舔他們的指頭。

嘉　那是幹什麼？

第二僕人　回老爺，凡不能舔他自己的手指頭的都是壞廚子；所以不能舔他自己的指頭的我便不要他同我來。

〔第一僕人退場。

嘉　好，你去罷。

我們此次一定有許多不週到的地方。什麼，我的女兒到羅棱斯長老那里去了嗎？

乳母　正是。

嘉　也好，他或者能使她改心也未可知；那東西真是一個乖戾的任性的小娼婦。

乳母　您看哪，她歡歡喜喜地懺悔回來了。

朱麗葉上場。

嘉　怎麼樣哪，我這頑梗的女兒！你在那兒逛了一會呀？

朱　我在那里纔知道悔恨我不該反對您和您的命令，并且神聖的羅棱斯長老還囑咐我跪倒在這兒，求您老人家饒恕：請您饒了我吧！從今以後我總聽從您老人家的話了。

嘉　趕快去告訴伯爵；把這事情告訴他：我明天早晨就要締結這個良緣。

朱　我在羅棱斯長老的庵堂裏會了那位少爺；而且在不超過貞靜的矜持的範圍以內，我對他表示了相當的愛情。

嘉　那麼，對啦;這個很好:快站起來:這纔是懂事的孩子。我去會會伯爵吧;對啊，快去把他叫來。咳，[illegible]看上帝哉!這個年高德劭的長老，我們全市沒有一個人不稱他的好處的。

朱　乾娘，你肯同我到臥室裏去，幫我揀些明天要用的裝飾嗎?

嘉夫人　不必，到禮拜四再揀不遲?時間還多得很呢。

嘉　去，乾娘，同她去:我們明天就要到禮拜堂去的。

〔朱麗葉與乳母退場。

嘉夫人　我們會預備不及:現在快要晚了。

嘉　算什麼，待我來指揮一切，這決不會有什麼差錯的，我告訴你，夫人!你到朱麗葉那裏去，幫她裝飾;我今晚不要睡覺:你們都去吧:讓我做了這一次的主婦。喂。怎麼啦!他們都走了嗎?好，我親自走到巴里斯伯爵家去，叫他預備明天的事:我心裏高興得很，因為那違情逆行的女兒居然回心轉意了呀。〔退場。

*　　*　　*

第三場——朱麗葉的臥室.

朱　是的，那幾件頂好;但是，好乾媽，我請你今晚讓我一個人睡;因為我的性情執拗罪孽很多，要得上帝的微笑，須得充分的祈禱哩。

嘉夫人登場。

嘉夫人　什麼，你很忙嗎?要不要我來幫你呢?

朱　不必啊，媽;我們把明天要用的東西都揀出來了: 所以我請您老人家讓我獨自一個在這兒，今晚可叫乾娘去幫您老人家做事;因為我知道事情來的這樣急促，家裏一定人手不足哩。

嘉夫人　那麼，願你晚上好:快上牀睡去;因為你有睡的必要啊。

〔嘉夫人與乳母同下。

朱　慢走啊！我們何時再見可祗有上帝知道：一[illegible]微弱的[illegible]氣使人的恐懼在我[illegible]身的脈管裏動盪，幾乎把我生命的熱都凍冰了：我把他們都喊轉來[illegible]觸我吧：乾娘！但是她在這里有什麼益處呢？這陰慘的場面，非我一人獨演不可來呀，藥瓶。若是這[illegible]水全然不發生効力可怎麼好呢？那麼難道明天早[illegible]我和那伯爵結婚不成嗎？不，不；這個會禁止牠的：你權且睡在那里。

〔把她的短刀放下。

若這是一瓶毒藥，若是那長老因為從前替我和羅密歐結了婚現在又要替我結婚，恐怕不名譽，特地調好了這瓶毒藥想要害死我，那可怎麼好呢？這事情也難保沒有：但是我想總該是不會有的事，因為人家始終承認他是一個很聖潔的人。但是假若把我放在墳墓裏的時候，我在羅密歐趕來救我之前便蘇醒了，可又如何呢？那纔是可怕的事呀！我不會在羅密歐趕來之前窒死在那沒有一絲的新鮮空氣進牠那骯髒的口的墳墓裏嗎？即算我還活着，我在那儲堆着我數百年來一切祖先的屍骨，和那鮮血淋漓，肉還沒有大冷，睡在那壽衣裏面腐潰起來的泰伯特爾的那古墓中間；這地方聽說到了晚上的那幾點鐘便有幽靈出沒；我心裏有黑夜和死的念頭嚇得不得了，又加上這地方的恐怖；——暖呀，暖呀，我若是醒早了我嗅着那惡腥的氣味，聽着那生人聽了要發狂的，像把曼陀羅草連根拔出似的叫聲——我若是一醒來便圍繞在這些可厭的恐怖之內，我不會發狂嗎？我不會瘋瘋顛顛地拿着我祖先的骨節玩嗎？我不會把傷殘了的泰伯爾特從他的壽衣裏拖出來嗎？而且狂暴的結果，我不會拿起我什麼有名的祖先的骨頭，像拿木棒似的，打破我這絕望的頭腦嗎？啊呀，看哪！我覺得我看見我表兄的鬼魂找着那使他喪身在刀尖之下的羅密歐：不要走，泰伯爾

特，不要去！羅密歐，我來了！我這藥水是為您喝的。

（她臥倒在她的床上，帳子之內。

＊　＊　＊

第四場——嘉普列特家的廳堂。

嘉夫人　慢着，乳娘，你拿這幾片鑰匙再去取些香料來。

乳母　廚房裏的師夫們喊着要棗子和榅桲呢。

嘉普列特登場。

嘉　來，趕緊來，幹起來！雞叫兩遍了，晨鐘已響了，已經三點鐘了：好安潔利卡，你去注意那些烤[illegible]頭：不要替我省錢。

乳母　您老人家莫要管我們的閒事，快去睡覺去吧：您徹夜不睡到明天可要病哩。

嘉　不，一點也不會：我從前有過幾次為着不甚重要的事徹夜不睡地守候着可是從沒有病過。

嘉夫人　不錯，您那時候的確是一個捕耗子（獵女子）的貓王；但是現在我可不[illegible]讓[illegible]那樣了。　　（嘉夫人與乳母下場。

嘉　好嫉妒的東西，好嫉妒的東西！

三四個僕人搬着鐵叉，柴，籃子之屬登場。

喂，那是什麼？

第一僕　回老太爺，廚房裏用的東西；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

嘉　快些，快些，（第一僕下場）喂，去弄些更乾的柴來：去叫叫彼得，他會把柴的所在告訴你的。

第一僕　我有一付腦筋我會把柴火尋出來的，不必去煩彼得。

（退場。

嘉　你說得好呀，你這畜生！我還怕你的頭是木做的哩。哎呀，天大亮了：

那伯爵卽刻會帶着樂隊來迎迓的，因爲他說他會這樣做：我已經聽得他們離我們屋子不遠了。

（內奏樂）

乾娘！夫人！喂，怎麼啦！我說，乾娘，沒聽見嗎！

乳母再登場。

你快去喚醒朱麗葉去，替她穿好衣裳；我去招待伯爵去：去，快些，快些；新郎已經到了：我說，快去罷。　（退場。

*　　*　　*

第五場——朱麗葉的臥室。

乳母登場

乳母　小姐！喂，小姐！朱麗葉！她眞睡得熟咧！喂，小羊兒！喂，奶奶！唏，看您這懶骨頭！喂，你這情人！奶奶！心愛的！喂，新娘子！怎麼哪，一句話也不答我？你現在貪着這一刻子的睡眠；這一刻子抵得一星期呢；因爲我告訴您；到了明晚那巴里斯伯爵便決心不讓您睡多了呢。噯喲，上帝恕我的罪，您看她睡的好熟啊！我非喚醒她不可。新奶奶，新奶奶，新奶奶！再不起來的時候，那伯爵要親到您的牀上來了；

（打開帳子）

那時您一定要驚得跳起來呢。您不要我喚醒您嗎？什麼，您收飾了嗎！并且把衣都穿好了嗎！您起來之後又睡了嗎！我得來喚醒您的：小姐，小姐，小姐！啊呀，啊呀！不得了呀，快來呀！我的小姐死掉了！今天眞是個什麼日子！快拿些壯壯膽的火酒來！老爺呀！太太呀！

凱夫人登場

嘉夫人　這裏鬧什麼?

乳母　暇呀,好可嘆的日子!

嘉夫人　什麼事?

乳母　看哪,看哪!暇呀,好哀痛的日子呀!

嘉夫人　啊呀,啊呀!我的女兒呀,我的獨生女兒呀!快些復活,快些打開眼睛,否則我要和你一塊兒死去!不得了呀，不得了呀!快去叫個人來。

嘉爵登場.

嘉　可恥得很，怎麼還不把朱麗葉帶出來;她的新郎已經到了。

乳母　她死了,滅了,她死了;好悲哀的日子啊。

嘉　噫!待我看看她?啊呀,不得了!她已經冷了;她的血液凝了,她的關節硬挺了;生命離開她的嘴唇已經好久了:死神之對付她，好像一陣不時的嚴霜降在一切田野間的最美麗的花上一樣。

乳母　可嘆的日子呀!

嘉夫人　傷心的時候呀!

嘉　這奪去我的女兒使我號泣的死神縛着我的舌子,不讓我說話。

羅蘭斯長老，拔理斯，和樂師登場。

羅　來呀,新娘子已經收飾齊備,可以到教會裏去了嗎?

嘉　可以去了,不過永不會回來了。咳,賢壻呀!你結婚的前一晚死神已經同你的妻子睡了。她睡在那里。花也似的她,早被那死神摧殘得不堪了。死神是我的女壻，死神是我的嗣子;他已經娶了我的女兒了:我要死了，我把一切都遺給他；我的生命也好，財產也好。都是死神的。

拔　我久想看她今天早晨的玉貌,難道給我這一副慘景嗎?

嘉夫人　這眞是一個受咀咒的，不幸的，可憐的，可恨的日子！這眞是時間底永恆的歷程中間一個最可哀的時候！我們祇有這麼一個可憐的，可愛的孩子，我們祇有這一個可以慰藉我們娛樂我們的東西，於今卻被殘酷的死掠奪去了！

乳母　可哀呀！今天眞是可哀呀，可哀呀，可哀呀！我從未看見過這樣可嘆，這樣可哀的日子呀！唉，日子呀！日子呀！唉，可恨的日子呀！我總沒有看見過這樣壞的日子！唉喲，可哀的日子，可哀的日子呀！

柏　我被人欺騙了，分離了，侮辱了，輕蔑了，殺傷了！最可恨的死啊！我被你欺騙了，被這殘忍的，殘忍的你把我完全破滅了！唉，愛啊！生命啊！已經不是生命了，死中的愛啊！

嘉　我被人侮蔑了，迫害了，忌恨了，殺以爲殉了！不快的時間啊，你怎麼跑來傷害的我們的盛典呢？孩子啊！孩子啊！已經不是我的孩子了，我的靈魂啊！你是死掉了！唉喲！我的孩子死掉了；我的一切歡喜也和我的孩子一塊兒葬送了。

羅　不要作聲，要識羞恥！人死不能復生，徒然號哭也沒有益處。這美麗的少女是上帝和您所共有的；現在歸上帝所獨有了，在這少女講來是再好沒有的事；因爲這少女爲您所有這部分，你不能使她免於死亡，但上帝卻使他所有的那一部分保持永遠的生命。您所爲你女兒謀的沒過於她的上進；希望她能上昇於您所理想的天堂。現在您看見她昇到雲霄之上，和天一樣高的地方去了，但爲什麼又哭呢？看見您享着天福您卻還發了狂似的傷哀，您對於令嬡的這種愛情實不能叫做正當；在她講起來，結婚而長生倒不是良緣；結婚而夭死反是最幸福的婚姻。快拭乾您的眼淚，把些迷迭香撒在這美麗的屍骸上面；照着我們這地方的風俗，穿上她那最華美的衣裳，抬到教會去；因爲溺愛之情

雖然我們一切人都哭，但情感之淚終為理性的笑柄。

凱　把一切為喜事準備下的東西都改用於喪葬的哀事；歡慶的樂器變成悲慘的伴鐘，結婚的喜筵變成殯儀中的齋席，莊嚴的讚美詩變成悽涼的輓歌，預備插在新牀上的鮮花却用來裝飾裏埋葬的屍體，一切的東西都變成反對的了。

羅　您進去罷；夫人，您也和他一塊兒去；拔理斯少爺您也去罷；各位都預備送這個美麗的屍體歸她的墳墓去：天已經對於您的什麼罪惡表示不快；不要違背天意致再干天怒了。

（凱普列特，凱夫人，拔理斯，和羅倫斯退場。

第一樂師　真是，我們的笛子也不要吹了，回去罷。

乳母　真正的好朋友們，啊，不要吹了，不要吹了；因為，你知道的，這是一樁可憐的事呀。

（退場。

第一樂師　不錯，老實說，這事真糟糕了。

彼得登場。

彼　樂師們，喂，樂師們，快奏一個「心之慰安」，「心之慰安」：你若是想使我愉快的時候，便請奏奏「心之慰安」。

樂師　為什麼要奏「心之慰安」呢？

彼得　喂，各位樂師呀，因為我的心裏正奏着「痛苦滿腔」呢！呀，快替我奏個什麼愉快的悲曲，來安慰我啊。

樂師1　我們沒有那樣的悲曲；現在不是奏樂的時候了。

彼　那麼，你們不替我奏嗎？

樂師1　不。

彼　那麼我就要給你們一件像響樂的東西。

樂師1　你給什麼東西給我們呢。

彼　說老實話并不是錢鈔,却是譏誚,我笑你們是幫閒哩。

樂師1　我却罵你是奴才哩。

彼　那麼我就會把我們奴才用的短刀加在你們的狗頭上。我豈肯受你們的辱:我要「攪」起你們來,「花」起你們來,你們懂了沒有?

樂師1　你要「攪」我們,「花」我們,你居然懂得音樂哩。

樂師2　我請你把你那什麼短刀,什麼機智都收起罷。

彼　你要我收起我的機智嗎?那麼我把鋼刀收起用鋒利的智慧來辯你罷。好好的答我這個問題:

　當夫百憂斷人之腸,

　千痛壓人之心,

　而音樂帶着她那白銀之音——

為什麼叫做「白銀之音」?為什麼「音樂帶着她那白銀之音」?你這羊腸絃子老大,你怎麼說?

樂師1　這因為銀子的聲音很和美呀。

彼　好嗎!你這三絃胡琴老二,你怎麼說?

樂師2　我說「白銀之音」,是因為我們這人為着銀子纔來吹打的。

彼　這也說得好!這位簫管杜老三怎麼說?

樂師3　說老實話,我不知道怎麼說。

彼得　啊,對不起得很;你是一個唱詩的:我代你說罷。所謂「音樂帶着她的白銀之音」者,因為音樂家吹打不出黃金來的意思。

　於是音樂帶那白銀之音

　敏捷地解吾人之煩悶。

〔退場。

樂師1　這個[illegible]徒他好很毒啊！

樂師2　傑克，縊死他！來，我們[illegible]去，等作弔的人來，并且吃了[illegible]飯去罷。

（幕落）

煩　　惱 Tourments

李劼人譯

法國納韋黨 Henri Lavedan 著

父親　五十八歲

母親　四十九歲

早晨四點鐘，在冬季。比野日爾沙隴街第二層樓上。在父親的臥室裏。

父親　（躲在他床邊上，因他相信聽見有人敲門。）甚麼！……誰在那里？

母親　（在門後低聲的說。）是我……我……

父親　（仍然在床上）怎麼！是你嗎！（便翻身起來，把蠟燭點燃，走去將鎖着的房門打開）你病了嗎？

母親　（穿着便衣，梳着晚粧，赤脚踏着拖鞋，手上拿了一隻燭台。）不是的。

父親　（穿着汗衣）有甚麼事？

母親　我抱歉把你擾醒了，你看……他還不曾回來。

父親　甚麼時候了？

母親　四點過了！

父親　還沒有回來嗎？靠不住罷。四點鐘。他還不……

母親　我剛才從他房裏來的。床鋪並不曾翻動。從半夜我回房去後……簡直不能閉眼睛……

父親　我可憐的婦人！

母親　我委實不幸，所以我方來尋找你。可是你請睡下罷，你要受寒的。

父親　啊！啊！啊！（及至他上了床後）你願意我給你說甚呢？

母親　他這樣做不免太過分了。

父親　決然須打一個好主意才是。

母親　甚麼主意呢？

父親　我也不知道，但我總一定要打的，且等我來想一想。從明天起。爲甚麼呢？十五天內他就這樣給了我們三次打擊？

母親　三次，是的，但他從不曾很晚的回來過。

父親　他倒快樂。

母親　不幸的孩子，他竟想也不想他給了我們這麼大的挂慮！

父親　啊！不爲這個。我所掛慮的……還在此；只是……

母親　當真的，你料他不致碰着甚麼不測麼？

父親　正是喔！

母親　街上頗不甚平安。或者他往那些地方去了……我總希望不是的……可是來往的總不是好去處……有一天菲嘉羅報上已經說過……

父親　這樣，對於他就完了。若果他受過一次驚嚇，或者免得他再想去遊蕩。一位小麥歇……

母親　（傾耳而聽）許！……聽啊……我相信……

父親　啊！你安靜一點罷！現在我可以打賭，不到六點鐘他不回來的……一位諸事適心的小麥歇……當然甚麼都要幹一下的了！

母親　這倒是真的，我們對於他很好。

父親　太好了！可是這就是一種教訓……並且在他那方面所答報我們的只是一些焦心，一些煩惱。若果他一面狂蕩還能夠一面用功……還能夠好好顧着他的正事……或者人家也可以閉眼睛了。比如說一個少年人儘向你們說：「極是的，這本不希奇，我在外面過夜……可是你們儘可以考問我……民法，刑法，羅馬法……隨便那一章那一

師，而且你們也儘可以去問我的先生，我一點不害怕的。」這樣便沒有別的危險了！…你可願意把門關上？涼氣進來了。（她把門關了）多謝……相差未免太遠！但簡直一點不用功……就在昨天，你瞧，我正接了麥歇伯爾納爾一封信……我以後交給你看罷。

母親　你簡直沒有向我提起過。

父親　因為不要使你焦心。

母親　事情不好嗎？

父親　麥歇伯爾納爾好生不高興！若是不因為我們他早已把他驅逐了。

母親　還不會嗎？

父親　有原文在。我把信交給你看好了。四個少年同着他預備一樣的考試，他寫信給我說比野爾品行頂壞……頂壞。

母親　若是人還再說：「他沒有聰明。」這卻不然了。

父親　他到得很晚，起來都是很晚的；這倒成了一種定規。他還不曾得過好分數……課本上畫些鄉下人，讀的是小說，還有妨害別人……更不要說假期的日子了……啊！倒多麼的安靜。我們哩，在這時候……我們只是出錢就完了。

母親　這真是失望的事。啊！我覺得……下一次他還要落第的！

父親　我並不疑惑。

母親　何等的不幸啊！

父親　他再被黜真是可恥極了。然而又一定要如此的，如我看見你這樣清楚。

母親　若果他有一點自愛之情……

父親　或是只須有心肝……但是一點都沒有。哈！有時我也自問我們將來怎樣做。假若我能夠把他一槍送往殖民地上去……告訴你我立刻

就做了。只須出去一次……

母親　(望着時鐘)欠二十分五點了。他在那里去了呢？……他可以……

父親　我可憐的朋友，他是同着那般婦人去了。你願意他在那里呢？

母親　正是如此。所以他竟糟踏了他的身體。這是最困難去看護他的…你記得麼？在他第一次行了聖餐後，發暈的時節……我們曾經費了多少的辛苦……他臉色多麼的青白……有一晚你不是向我說過（啊！這是在庇[illegible]碼頭上，我總和你說的）：『我的好人，你瞧這孩子，我們多半把他撫養不成的！』

父親　不錯……你看這就是我們所得的酬報了。今晚向我們說他要往那里去呢？

母親　會朋友們。

父親　這樣又被他騙了！

母親　可憐的孩子啊！他自己很少疑到我已把他的祕事全知道了。哈！這確是偶然……

父親　怎樣的？你知道了一些事情了嗎？……何以你不告訴我呢？

母親　只爲不令你憂慮。你已經很不安了。

父親　趕快告訴我。

母親　前禮拜，你可記得他已出去了，忽然又帶着一種極奇怪的樣子跑了回來……

父親　很戰慄的……不錯，他說他上樓去取手巾。

母親　正是哩！他便失落了一封信在前廳……

父親　你發見了甚麼了嗎？

母親　是的，

父親　你把信收起了嗎？

母親　在我寫字檯裏。

父親　這是一封甚麼信？上面說的甚麼？

母親　你看好了，我卻[illegible]就交給你。

父親　一會兒再去尋找，你可願意？請接着說罷。

母親　我已把他讀過了……我已把他匆匆看了一遍……你自然懂得這事真把我煩惱了……我的頭直痛起來……我快要完全曉得……於是，忍得這麼試了一試……我末後……但你可不責備我嗎？

父親　說完罷。

母親　我末後就拿了那客廳裏茶櫥上的鑰匙去將他收藏東西的長櫃打開了。

父親　自然的，他不在家時，你就打開了，你[illegible]閱了？

母親　是的……怎樣呢？

父親　我很不喜歡這種[illegible]……總之……我不很表同情……這比如拆信一樣……若你事前問了我……

母親　怎麼！[illegible]，是個母親的呀！

父親　不能如此我敢向你斷言……你沒有道理。待腦筋安靜了我們再談罷。後來呢？有些甚麼在他的衣櫥裏？

母親　兩三封別的情書……

父親　你讀了嗎？

母親　不幸啊，是的……

父親　不錯。我也不責備你了，我只問你。其次呢？

母親　……一條玫瑰色絲帶，一雙灰黃手套，一塊繡有 B字的手巾，一塊極薄的又[illegible]又小的手巾……我簡直不知道……哈！一枚項圈環子同一綹紅頭髮……所有這些真令我痛苦極了

父親　就只這些嗎?

母親　你覺得這些還不夠嗎?

父親　很夠了。

母親　因此,我才說得他這樣的輕佻,但我從不相信他有這些東西的!

父親　從前給你說過的都不錯。凡人總應該依賴於孩子們的各方面上。沒有孩子們的父母便不知道他們的幸福了!

母親　人知道甚麼!這仍舊是愁事。當其人一老了時……

父親　到底,也有一些比甚麼還簡單的事:卽是有些孩子們他可以給你們一點快樂。人家也不必要求他們做個偉大的人物……只求他們安安靜靜的循着他們的小路走去。並不很熱心:『你願意甚麼?甚麼樣的人方令你歡喜?塞希兒嗎?專門家嗎?好啊,用功而且前進。』至於與此不同的,當然要浪費他的青春,浪費他父母的錢財,專心在緞帶上,專心在瑞典手套上……一堆希奇古怪的東西!啊!這些東西簡直把我弄糊塗了!

母親　你安寧一點罷。你要把你弄病的。欠十分五點了!

父親　去把這封信給我拿來。

母親　我去。想着有許多母親都多麼的安寧!(她出去了)

父親　(他回思了一下,便在放夜器的桌上把鏡取來開了。一種模糊不清的微笑在他臉上一閃的就過去了。)惡劣的孩子!(他歎息了一聲,仍把鏡放下。)

母親　(手上拿着一張紙。)你看。(她遞給了她的丈夫。)

父親　約略看一遍罷。(他念了起來)『我的小比野爾……』

母親　她竟同我們一樣的稱呼他!

父親　『我想我明天看見你時可多麼有幸,因爲約定了,在三點鐘』……

(中斷了)正是的：正是他溫課的時候！……三點鐘。『我很不耐的等着這時候，因為我兩並常常都在你那溫熱可愛的手臂中，他多麼的溫柔，並且擁着我時多麼的有力，使我常常以為我要快樂，昏迷，念着你的名字，卻是比一切還為我愛的名字[illegible]！』

母親　何等的羞恥！

父親　我的好友，你不要太激動了……自然是一些洩行話……(又念)『哈！不錯，我的愛神，當你抱吻我時，我通體都震動了。我很多謝你的那柄體面的傘。瑪倫定要惱了，因為她說她願意一樣的得一柄，而我又不願意。我做了一頂新帽子，定可使你喜歡，我想來……下一次我們往遊戲場去時我就戴他。他是玫瑰色和黑色的。你知道我已許了你的，待春天來時，常常引我往鄉下去，往森林中去。……』

母親　末後就自己登起廣告來了。

父親　就是這裏……(又念)……『森林中去。我們便採摘許多[illegible]花來裝飾居室。明天再會，我的寶貝，好生注意，把這信燒了莫使你家裏人看見。我擁着你的頸項而且我抱吻你一如當我們……』

母親　啊！請你莫把這一句太念清楚了。這真是……就如……我，我這等年紀，我倘不懂得。這是說的甚麼！

父親　沒有甚麼。一些胡說！(他把信還了她。)不錯。

母親　現在，既是這樣的生活，我便不吃驚了，早晨，當我喚醒他時，看見他那樣的疲勞。

父親　不幸啊！他那樣疲憊。並且許久以來，他都帶着一種狗的氣色。

母親　不錯，他氣色很不佳，這可憐的小人兒！啊！可是，告訴我，這些婦人……人家竟把她們莫奈何嗎！……且問問你的朋友，他曾認識一個警察廳長的姪子……

父親　所有保証的都不中用，我的好人……這只是說說罷了。

母親　你有甚麽辦法呢？我並不知道……我想了多少方法……

父親　我明白的。可是一句話說完總應該實行方好。

母親　如何呢？（她揪着時鐘。）五點半了。你看見麽？……

父親　看見了。

母親　看門人是怎樣的看想啊！啊！我十分不安起來了上。帝呀！莫使一種不幸……

父親　你不要太自苦了。這個孩子回來這樣晚，以後似這等還是早的哩。

母親　畢竟……我的丈夫，且聽我說……你，以前……在我們結婚之前……或者你也這樣放蕩過嗎？少年人，大家知道是這樣的。但總不會，可是的，你到這時候才回來麽！總不會嗎！

父親　或者很少…並不會啊。況且，在種種情形中，我既要作工，我的生活又支配着我。我只想着將來，並且在我衣袋裏又沒有繡手巾……我只是一個人在[illegible]街一間有傢具的小房子中，我父母哩，却在外省每月只能很拮据的給我寄一百二十五佛郎來……我雖有努力，我決意要做一個建築家…我算做到了。若我是像我兒子麥耿這樣做，今天我們那還有八千佛郎的房金……哈！這個原本太方便了，又才二十一歲，又有一間體面的房間，一張體面的桌子…手邊的費用又充足……開心的事又多……宗笑的事又多……每年還有海水浴和山遊……而且又無所事事。但是這應該掉換一下了。不久我便要停止他的供給了。

母親　若是他替我們拉些債務呢？

父親　不要緊，五分鐘內就擯之門外。

母親　可是你願意他怎樣變化呢，這不幸的孩子？

父親　唉！他自己去睡覺好了。他也會同我一樣，去作工，不止一次，我曾用過十四個蘇一頓的早餐。十三個蘇沒有餐巾，十四個蘇便有……一個小奶油瓶，天藍色的……在莫里哀水池後面……我便可以閉眼了……孩子們簡直不知道東西的價值……

母親　我很知道你終身都在工作，但是衆人俱不像你這樣有預算……也沒有你的……你的勇氣。這完全是我的意見，但是比野爾實在要好好的管束，但不應該不……

父親　啊！看你現在竟寬恕他了！

母親　不是的，我並不寬恕他。我覺得他值得受罰的。

父親　他既應受罰，你就可以打算了。你當然知道我早已預定在假期中要使他大吃一驚，給他一匹鞍轡俱全的馬的。他的馬，讓他等着罷了！現在還不能哩。

母親　只求他有這樣的理解……

父親　聰明弱點！……弱點！罷了，去睡罷。我們在這裏談得也多了，我們最好是睡覺。至於比野爾，像今晨這樣，我還要扣他一些東西哩。

母親　（猶豫了一會）聽……你沒有聽見嗎？前廳的門。

父親　好像不然罷。

母親　就是他。

父親　當然是他，六點鐘了。我向你說的怎樣？

母親　唉！我心裏一樣的難受得很。

父親　去看呀，從我辦事室裏，看他房子的窗上是不是亮的。

母親　不中用，他常常不點燈就睡覺的。

父親　他倒想得周到。

母親　啊！這簡直是他。這就是他。

父親　好啦，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去睡罷，去啊，因為我的頭已經痛了！

母親　就走，就讓你睡我走……（假裝要出去。）還說什麼？

父親　還有嗎？

母親　我可不可以到他房裏去？

父親　為甚麼？完全不中用的。

母親　你不要生氣。我不過要看一看……

父親　看甚麼？多麼奇怪的思想呀！

母親　看他怎麼樣了，當他回來從這個……他是不是發了燒呢……

父親　或者他是在哭罷。請了，我要睡了。（他側身向着蠟燭，準備要吹滅他。）

母親　你知道的，我越想，我越相信這樣或者較好一點；明天，不要做出一點神情……

父親　將來，我們再談好了。唉，已經天明了。（他吹滅了蠟燭並鑽被睡下了。）

母親　那，那，我走了。（她踮着腳尖輕輕的走了）

在短短一篇對話體的小說中能夠把父母的情愛以反面集于兒的放蕩十足的表現出來而又各各不同，這就是亨利，納威黨的大本領，也就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異軍突起到今猶能繼續被批評家稱為寫生妙手的納威黨的專門藝術。可是，這篇東西不過是他小說集中一種別裁，而他的傑作並不是這種老老實實從正面着筆的文章。

納威黨是近代法國文學界中一位作諷刺文之雄，他的文章差不多就是一幅描摹不到的風俗諷刺畫；他的宏願在描寫出法國——尤其是巴黎，各種社會——尤其是貴人豐富的高等社會的罪惡，而一面又願指示出人生可以遵循的道德。這種宗旨差不多和馬賽爾，蒲勒浮斯德 Marsel Prévost，保羅，赫爾尼葉 Paul Hervieu，美而暴 Mirbeau 等是一樣的，不過取逕不同，藝術各殊，而面目還不一致。

法國現代批評家勒內加納 René Canat 在他所著的十九世紀法蘭西之文學 Littérature francaise au XIX siècle 中曾說：「納魏黨以他銳利的眼光看破了這一種半腐社會的黑暗和弱點。於是這位新聞小說家只把他聰慧的眼睛一瞬，遂立刻畫出那狂放而又可憐的輪廓，以及那老而不悟的蕩子，又詐僞，又奸險，又狂放的罪惡，而且還為這般人特製了一種通宵的，生動的特別言語。在這種大膽的諷刺文中，使人常常感覺一種光明的，誠實的精神。這還由於他所評判這個墮落社會的文筆異常銳利的原故。」

法國當代最負盛名，現任巴黎大學文科教授，批評家愛米爾，法格 Emile Faguet 在他所著的法蘭西文學小史 Petit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中也說：「在納魏黨一些最輕倩以及一種精細活潑的文章內，與夫別的一些很沉着的文章，如決鬭 Duel，服役 Servir，加特里倫 Catherine 等，都足以使最老實最嚴正的人大發其笑，或者極深切的感動閱者的情感。」

我們看了這二位批評家的言語，便曉得納魏黨的藝術，胸襟，到了何等，而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被選為法蘭西學會 Académie française 會員簡直是公允極了。

納魏黨的諷刺性，我們可以說他一半得之於他父親的遺傳，因為他父親雨伯爾，黎翁，納魏黨 Hubert Léon Lavedan 在第三帝政之下做阿爾勒陽 Orléans 的小學教師時，便常在報紙中作諷刺文，並自己組織了一個羅瓦爾新聞報 Moniteur du Loiret，因為他批評得過於大膽，結果遂為皇帝封禁。其後便到巴黎充任宗教之友 Ami de la religion，法蘭西之羚羊 Gazelle de France，交通新聞 Correspondant 等報主筆。一千八百七十年之際曾在法國人 Français 報上嚴厲的抨

畢業甘戈大。後任交[illegible]新聞的編輯，並托名在菲[illegible] Figaro 報上作了許多批評政治的文章。

所以納[illegible]黨於學校生活一畢後，很早的巴黎各大報館如以兒布納 Gil Blas [illegible]，巴黎之生活 Vie parisienne，巴黎之回聲 Echo de Paris 等，皆備極歡迎納[illegible]黨諷刺社會的作品，並特闢一欄以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精深，妙[illegible]如[illegible]的短話。

納[illegible]黨的文章大抵皆先在報上發表，然後[illegible]之成書；雖強勉可分長短篇[illegible]而不當，因他所作的長篇，多半是集合十幾條自起迄的短篇而成；今依出版年月排次介紹如下：

難以安慰 L'inconsolable	一八八八年
上等 La haute	一八九一年
新遊戲 Le nouveau jeu	一八九二年
他們的心 Leur cœur	一八九二年
他們的美貌 Leur beau physique	一八九三年
床 Le lit	一八九四年
傀儡 Marionnette	一八九五年
他們的姊妹 Leurs sœurs	一八九五年
火之看守者 Le gardien du feu	一九〇〇年
貞節姑娘 Mam zelle vertu	一九〇二年
好時光 Le bon temps	一九〇六年
流行生活 La vie courante	一九〇九年
我的義子 Mon filleul	一九一一年
Tréne Olette	一九二〇年

納[illegible][illegible]除新聞小說外，還做了許多戲劇，最為人稱道的如：

[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 Une famille　　　　一八九一年

決[illegible] Le duel　　　　一九〇五年

加[illegible][illegible]倫 Catherine　　　　一九〇七年

主公 Sire　　　　一九〇九年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野夫的[illegible]史 La belle histoire de Geneviève　　　　一九二〇年

納[illegible][illegible]的全名是亨利,[illegible][illegible],愛米爾,納[illegible][illegible] Henri-Léon-Emile Lavedan, 於一千八[illegible]五十九年四月生[illegible]阿[illegible][illegible]。

譯者附[illegible]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一日於法南蒙北里野城

會 員 通 訊

白華兄:

這封信到今天總要再不能不寫了。 我回國的第二天,就要寫一封信給你,後來和舜生同居,談起了許多事,想盡情傾吐一番,也不知道拿起筆喚過多少次"白華兄!"可是總未及"弟漢白"而罷。 後來對旅歐美諸友寫了許多信報告我的近況,并為少中徵文,但獨遺了你。 後來你居然有信給我和舜生,我本安排將你的信和我的回信同時在少中上發表;其結果則你的信登過了三期而我的回信依然未成隻字。 舜生每期必催,每催弟必答以"就有",而卒不易有者豈前日之勇氣已消磨盡耶?前日之熱情已漸趨於冷耶?弟之境遇初不甚[illegible];弟之為人[illegible]者;前所說[illegible]。總而言之,則殆以別離久而意念多,意念多而言者不易達耳。

歸國後以舜生介紹即在中華書局編輯所工作,終日與舜生相對,服務之餘,商榷時政得失,旁及文壇近事;有所感觸則相與痛哭[illegible]。同部諸友[illegible]皆少年英俊可與有為,故任事以來頗為合意。 今將以三四年之力譯出二十種叢書,計為莎翁傑作集十種近代小說及戲曲詩歌十種,前者已出哈孟雷特 (Hamlet) 一種,第二種羅密歐與朱麗葉現連載於少中,下期即可告竣,第三種凱撒則連載於革新評論。 第四種[illegible]塞羅仍擬連載於少中,連載完了皆作少中文學叢書出版。 後者已出沙樂美 (Salomé) 一種,前月曾以寄兄想已收到。 次為嘉爾曼 (Carmen) 不日當可出版。 再次則為陀麗安格黑(Dorian gray),他如易卜生梅特林之戲曲,Baudelaire, Verlaine, Poe, Whitman, Blake 的詩皆當次第介紹:此弟關於譯著之大概的計劃也。

至於創作方面弟亦未嘗不兢兢於此。 自去年家母及舍弟來滬,弟遂

居民厚北里 409 號以來每日公私相逼，百務叢集，絕少執筆構思的餘裕，故產物不多，然因是而與現實生活家庭生活相接觸，於弟之藝術未嘗無益也。戲曲家中之二大家如 Shakespeare 如 Ibsen 皆至三十二歲三十八歲後始有可觀的作品。吾人但當努力習作固不必求近功也。

弟習作中之較長者當推 Violin and Rose，然在今日觀之，實至足使我為之汗顏。此作中之主題當然為鼓姬之生活，弟對於鼓姬生活之研究僅五年前過上海時與兄於新世界聽過一次耳。以此一次之印象，遂欲描寫其生活內容宜乎與事實相去遠甚。此次居滬上較久，聽大鼓之機會較多，始是從前我腦中關於鼓姬所構的幻想，皆次第破散。由是而知藝術不經研究不多不足以言作劇。凡作劇必先抓得若干之現實的題材，加以十二分精到的研究，再縱其靈妙的想像，而施以鋼鐵似的釘釘似的緊張的描寫。近作諸劇略得此意，Violin and Rose 之題材既非現實的，其中有許多地方又故意插入親友笑謔以為戲，然而當時乃至現在常有倜儻少年為之感動甚至為之 burst into tears 者，則以其中有許多 Sentimental 得要命的話也。昨上海美術學校學生有欲演此劇者，弟婉詞謝之，約為另編新腳本。蓋不欲以未熟之果實薦嘉賓也。

來函謂弟之腳本能否設法在國內上演，但弟之所望者如何能多作可演可讀之腳本耳。弟前此所作之劇可讀可看者雖不多，然大抵皆曾一二度實演於南北學校中，特尚未能征服舊舞臺耳。中國舞臺之舊勢力甚大，數十年來之新劇運動，竟未能撼舊劇毫末，可以見矣。弟歸國之初，頗欲在上海劇壇有所運動，曾與劇界先進如徐半梅汪仲賢諸君交換意見，後又得識同志歐陽予倩君，諸君子固皆曾為新劇之建設與舊劇戰鬥者。歐陽君之努力尤多，然今皆失敗。如汪歐兩君且至不能不與舊劇妥協，徐君發展，其用心良苦，然使吾輩新進之士益知大敵之當前努力之不可緩矣。以

弟之意，中國舊劇實亦有其固有之優越性，為吾人所不可輕視者。 此意曾與歐陽君討論過。 吾人擬創作一中國式的歌劇以為此說之實驗。 此外因仍努力創作弟心中所理想的新劇。 創作集成，當以相示也。

孫少荊君自柏林歸滬，備言兄等近況甚悉，至以為慰。 聞兄擁有滿室之圖書，絕大之留音機，出入於老師碩儒之門，美人名士之會，賦詩，觀劇，聽音樂，其樂無窮。 此與弟等之居於枯燥無味之上海真有天上人間之感。 然弟所差勝兄者則家庭之樂耳。 自去年十月以來多年離散之母弟復得團聚。 漱瑜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復生一男孩，弟以其妊於東京瀛上生於上海，故名之曰海男；如是前之為子為兄為人 beloved 者，今且為人父矣。 弟頗有詩歌紀半年來之生活者，容當錄登於少中以告諸兄也。 上海舊劇不大有新鮮之材料，惟前月偕父執林柏蓀先生觀馬連良偕小翠王瑤卿等之"紅鬃烈馬"於亦舞臺，最近復觀李吉瑞之"請宋靈"於共舞臺。 曾引起我多少之感想。 大體舊劇名伶以十數年或數十年之努力始獲得此一點叫座之能力。 而今日之演新劇者大都視為出風頭之事，又加以無須工武打，不必學而知之，如是皆不肯下死工夫以研究其藝術，奈之何其能與根深蒂固之舊劇抗也！加以看來新劇曾有一種牢不可破之習氣，即其表情道白將新劇弄成一種既不新又不舊的怪東西。 此種壞習氣現在并沾染到學校中 Amateur 新劇家的的身上去了。 去年年杪曾與舜生觀某校學生演劇於新舞臺，其表情與動作之誇張；其對臺下演說；其佈景等之不合情理；皆使吾人起前途遼遠之感。 然中國新劇場的一線希望仍當屬之此等肯嘗試舞臺生活之少年，假使有很理想的腳本和很優秀的指導者，彼等未嘗不足以有為也。 弟欲在少中內闢一欄討論戲劇文學及演劇，你看能有得望隨時分其印象於國人，勿專圖自己受用如何？

上海從前還沒有甚麼演新劇的地方，現在除大世界內之文明戲外

都收了罷(?)了。大世界的文明戲現演"滿清三百年"。廣告是："雍二爺強佔劉三季,王熙鳳下嫁攝政王,董小宛巧遇賈哥哥,順治帝鍾情林黛玉:奇哉!奇哉!····欲知真相,請看此戲"。至於其他的[illegible][illegible]之可以介紹的,則丹桂第一臺現演"二本呆虎[illegible]呼延慶出世";[illegible][illegible]舞臺現演"後部日月雌雄盃,潘[illegible]梅妃鬥智";大舞臺現演"六本狸貓換太子";新舞臺把"濟公活佛","張欣生","閻瑞生"演得有些不耐煩了,現在又新排上一齣好戲"柳依蘭艾";法界共舞臺新請金少梅南下現演"二本看牛郎朱洪武出世";天蟾舞臺重演佛學好戲"全部梁武帝";大世界乾坤大劇場演"十三本七劍十三俠"。你看那一齣不是好戲。可惜你遠在番邦,無從得見;可是白華啊!你不要着急,包管你就隔十年歸國他們還在這裏演那些獨出心裁的機關佈景,唱那些特別好聽的七音調律呢。

然上海的戲雖這好,究不若北京戲之好,言戲劇者猶推京津,良有以也。自孫美瑤等在臨城演了一齣"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震動天下耳目,使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據到過匪巢者言彼等之思想行爲的根據祇是一部水滸,和一部三國,彼等相聚宴飲便[illegible][illegible]舞臺上[illegible]家[illegible]漢相遇,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樣子無異。嘗聞王爾德一流的藝術論,謂人生模仿藝術,疑未必然,今乃知其不我欺也。——當此之時,北京之所謂最高問題者乃明中暗中進行無已。卒之馮玉祥演了"逼宮""趕府",王承斌演了"奪璽""劫印";今則黎元洪已被迫下台,而曹三之"陳橋驛"與"大登殿"之能否唱得成功倘屬問題,然已「醜」得驚人矣!

前者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曾遊中國作上海遊記,連載於東京日日新聞。謂任何對於政治問題很冷淡的人,倘居支那三月,未有不暧暧然作政談者,蓋支那一切現狀在在足以引起吾人政治的興味云云。彼外國人猶然,吾輩支那人自身處此等局勢之下,使其人非木石,非盲啞,度未有

能已於言者，愁言之不足且長言之，長言之不足且嗟嘆之，嗟嘆之不足且投袂而起奮臂而呼也。 今者弟等將組織一種週刊題曰"正義"Justice；更將以正義為武器以與構中國之一切惡魔戰也。 弟作正義之序歌以代發刊宣言，其詞曰：

縱人欲之橫流，
罪惡乃用其披猖；
縱人心之偷惰，
正義乃降而不彰：

彼黎元洪[illegible]一傀儡，
固彼所面直系者捧之以登台，
及乎傀儡之用既終，
王某之邏車索印遂[illegible][illegible]之逼宮索餉以供張；

彼臨城之大綁票，
華人與洋人同時受困，
洋人既營救下山，
數百可憐之華籍華眾遂無人過問；

孫中山以六十之老翁，民國之慈父，
方與軍閥惡戰苦鬥於疆場，
乃其數十年如一日的[illegible]貞之節，
不見[illegible]於其父母昆弟之邦；

日本兵以擒人恃[illegible]而殺人，

英美輿論皆謂擒人為無理，

噫，世界資本帝國主義之[illegible]，

直方興而未已；

凡有血氣之倫，

安忍坐視中國之不救？

盍[illegible]手以偕來，

為正義(Justice)而奮鬥！

這就是我們的主義，你願意加入嗎？這週刊我們安排[illegible]本來的理想辦去。 內容

政治社會的評論	占十分之二
文藝之創作及評論	十分之三
時事記錄	十分之二
通信	十分之二
雜評及其他	十分之一

第一期由[illegible]先行出版，望兄[illegible]隨時通信并留寄[illegible]各種[illegible]片來以便[illegible]。

我們家裏很熱鬧，很平安，但亦因家庭關係及[illegible]我不能離上海一步。 我有一個祖母在長沙鄉裏我很想去看視她，但我有不能回湘的情形。 不過今年下半年或許能到廣州去看看，因為我要[illegible]用"黃花崗"做題材寫一個五幕的腳本。 現正調查材料，但我很想親自到廣州去看看[illegible]。餘不[illegible]，手此即問　健康。　　　　弟漢六月二十日

附 錄 一

全歐各國農業概觀　王光祈

歐人日常食品，[illegible]，故農產品中亦以[illegible]為最重要，茲專就此兩種農產分別敍述如下，[illegible]歐洲各國[illegible]小麥[illegible]數如左。(以噸為單位)

國別	小麥產額	國別	裸麥產額
俄國	一九,二六〇,〇〇〇	俄國	二二,四〇〇,〇〇〇
法國	八,九二〇,〇〇〇	德國	一〇,九六〇,〇〇〇
意大利	四,七〇〇,〇〇〇	奧大利	二,六〇〇,〇〇〇
匈牙利	四,四五〇,〇〇〇	法國	一,三〇〇,〇〇〇
德國	三,八八〇,〇〇〇	匈牙利	一,二八〇,〇〇〇
西班牙	三,四五〇,〇〇〇	西班牙	七〇〇,〇〇〇
羅馬尼亞	二,二二〇,〇〇〇	瑞典	六二〇,〇〇〇
奧大利	一,七〇〇,〇〇〇	比利時	五八〇,〇〇〇
英國	一,六〇〇,〇〇〇	丹麥	四八〇,〇〇〇
勃加利	一,一〇〇,〇〇〇	荷蘭	四二〇,〇〇〇
塞爾維亞	四二〇,〇〇〇	勃加利	二八〇,〇〇〇
比利時	三九〇,〇〇〇	意大利	一四〇,〇〇〇
瑞典	二〇〇,〇〇〇	羅馬尼亞	九二,〇〇〇
荷蘭	一六〇,〇〇〇	瑞士	四五,〇〇〇
丹麥	一六〇,〇〇〇	挪威	二〇,〇〇〇
瑞士	九〇,〇〇〇		
挪威	八,〇〇〇		

觀上表觀之，歐洲[illegible]麥產額，以俄國為最多，在一九一三年之時，俄國小麥產額約占世界小麥產額全數四分之一。自[illegible]以後，俄國天災人禍迭行，[illegible]不見大[illegible]進化，[illegible]其他歐洲各國農產數量，亦[illegible]，[illegible]今兩年，歐洲各國產麥[illegible]，列表比較如下。(以Quintales 為單位)

國別	麥類	一九二二年產額	一九二一年產額
德國	小麥	一八,九五七,〇〇〇.	二九,三三八,〇〇〇.
	裸麥	五三,四九一,〇〇〇.	六七,九八六,〇〇〇.
奧大利	小麥	一,九四六,〇〇〇.	一,七五六,〇〇〇.
	裸麥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三,二一六,〇〇〇.
比利時	小麥	二,六八〇,〇〇〇.	三,九四五,〇〇〇.
	裸麥	四,七二四,〇〇〇.	五,四〇四,〇〇〇.
法國	小麥	六四,〇七五,〇〇〇.	八八,〇三四,〇〇〇.
	裸麥	九,五五四,〇〇〇.	一一,二七六,〇〇〇.
英國	小麥	一六,五四七,〇〇〇.	一八,九九〇,〇〇〇.
	裸麥	〇	〇

匈牙利	小麥	一二.二六七.〇〇〇.	一四.三四七.〇〇〇.
	裸麥	五.四四六.〇〇〇.	五.八八七.〇〇〇.
意大利	小麥	四三.四〇〇.〇〇〇.	五二.四八二.〇〇〇.
	裸麥	一.二一〇.〇〇〇.	一.四三一.〇〇〇.
波蘭	小麥	一一.五〇五.〇〇〇.	一〇.一八一.〇〇〇.
	裸麥	五一.三二七.〇〇〇.	四二.五六二.〇〇〇.
羅馬尼亞	小麥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三八一.〇〇〇.
	裸麥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三〇七.〇〇〇.
捷克斯拉夫	小麥	八.二九三.〇〇〇.	一〇.五二八.〇〇〇.
	裸麥	一一.六三三.〇〇〇.	一三.六四九.〇〇〇.

至於歐洲馬鈴薯產額，則以德國為最多，以產額數目而論，戰前德國[illegible]約占世界產額總數三分之一，（戰前世界產額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噸，在[illegible]洲各國中德國約占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噸，俄國約占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奧大利約占一三.六〇〇.〇〇〇噸，法國約占一三.五〇〇.〇〇〇噸，英國約占六.五〇〇.〇〇〇噸，匈牙利約占[illegible]五.三〇〇.〇〇〇噸。）以產地數目而論，戰前德國產地約占世界產地總額四分之一，（戰前世界產地總額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Hektar 德國約占三.三〇〇.〇〇〇 Hektar 俄國約占四.二〇〇.〇〇〇 Hektar 奧大利約占一.二五〇.〇〇〇 Hektar 法國約占一.五五〇.〇〇〇 Hektar）而[illegible]德國土地特宜於馬鈴薯之種植，譬如德國每一 Hektar 之地，可出馬鈴薯一百三十六 Dz，而在奧國則每一 Hektar 之地，只出馬鈴薯一百零八 Dz，在法國則每一 Hektar 之地，只出馬鈴薯八十六 Dz，在俄國則每一 Hektar 之地，只出馬鈴薯七十二 Dz。因此之故，德國馬鈴薯之出產，更特別豐富，在[illegible]列位於第一。惟自戰後，德國喪失土地甚多，（在一九二二年只餘產地二.七二一.〇〇〇 Hektar，）更加以土地生產力減少，（一九二〇年每一 Hektar 之地，只產一百一十五 Dz，一九二一年每一 Hektar 之地，只產九十八 Dz，）德國馬鈴薯之產額，遂不覺大為減少。在一九二〇年只產二七.八八〇.〇〇〇噸，在一九二一年只產二六.一五〇.〇〇〇噸，今年（一九二二年）收成較好，約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噸，然持與戰前每年能出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者相比，實有今不如昔之感矣。德國為歐洲各國中[illegible]馬鈴薯最富之國家，而其情形乃如此，至於其他出產馬鈴薯不多之國，（[illegible]天災人禍，[illegible]分[illegible]，法國[illegible]，在一九一三年為一二.五九〇.〇〇〇噸，而一九二〇年則減至一一.六四〇.〇〇〇噸，一九二一年[illegible]八.二二〇.〇〇〇噸，）亦更不如昔前。吾人若將以上所述之小麥裸麥馬鈴薯三種生產情況，[illegible]則關於現在全歐農業情形，亦可以從此略見一斑矣。（[illegible]月四日寄自德國柏林的通信）

全歐各國工業概況　王光祈

歐洲未遭工業[illegible]之前，[illegible]各國工業發達不[illegible]，譬如[illegible]工業，多[illegible]，至今[illegible]，輸出全球，如法比等國是也。戰敗之國，[illegible]衰和，供給之[illegible]，多[illegible]入[illegible]，如德奧等國是也。中立國家，大[illegible]，[illegible]之國，[illegible]，如英瑞（瑞典）等國是也。除上述三種原因外，尚有[illegible]，足以促歐洲各國工業之衰落，即失工問題與罷工問題是也。失工為工業生產停滯之結果，罷工為工業生產減少之原因，兩者皆可以作歐洲工業升降之[illegible]。今請先言歐洲各重要工業國之失工問題。

英國在一九二〇年正月，失工人數只有二十三萬四千人，至一九二一年五月，增至一百萬人，

是年六月又增至二百二十萬人，自此以後，失工人數，增減不定，然平均常在一百四十萬人以上。茲將今年英國失工人數，列表如下，正月一百九十萬人，二月一百八十萬人，三月一百七十萬人，四月一百七十萬人，五月一百六十萬人，六月一百五十萬人，七月一百四十五萬人，八月一百四十萬人，九月一百四十萬人。

意大利在一九二〇年夏季，失工人數亦只有九萬人之譜，到一九二一年之時，人數激增，在今年（一九二二年）正月統計，竟有六十萬零六千人之多，[illegible]，情形稍佳，到今年八月漸漸減至三十萬人。

比利時失工人數，在去年（一九二一年）四月，約有二十萬人，[illegible]逐月減少，至今年九月總只有二萬八千人。

[illegible]失工人數，在去年冬季約有六萬五千人，到今年正月增至七萬四千人，到二月又增至八萬二千人，惟到五月之時，又復落至三萬三千人。

丹麥失工人數，在去年春季，曾過百分之二十三以上，[illegible]情形稍佳，[illegible]百分之一十六，惟到今年二月，又[illegible]百分之三十三左右，自今年四月以後，[illegible]，失工人數，已只餘百分之一十有一矣。

挪威失工人數，在今年二三月之時，[illegible]百分之二十六七左右，到今年夏季，則減至百分之一十有二矣。

瑞典失工人數，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共有二萬二千人，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增至[illegible]萬八千人，約占全國工人[illegible]三分之一；到今年八月逐漸減至二萬一千人，與[illegible]年冬季之[illegible]。

瑞士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失工人數只有三千人，到今年二月則增至十萬人，惟[illegible]九月以後，又[illegible]減至四萬九千人。

波蘭失工人數，當去年之時，[illegible]不定，平均約在十萬人左右，惟[illegible]十二月，驟然大增，據今年二月統計，共有二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四人，自此以後，逐漸遞減，[illegible]月約有十七萬人，七月約有九萬八千人，八月約有八萬五千人，九月約有六萬九千人。

捷克斯拉夫失工人數，在今年正月，只有十萬零二千人之譜，到今年秋季，則增至五十萬人。

德國失工人數，[illegible]各國為少，（[illegible]不到百分之一）[illegible]工業[illegible]統計，則戰後生產能力亦復不如[illegible]，[illegible]一則由於戰後工人身體[illegible]，工作[illegible]；二則由[illegible]八點鐘制度，工作時間[illegible]。[illegible]失工人數雖少，[illegible]不足為工業發達之證。

法國失工人數，因無失工統計之故，[illegible]，[illegible]大概。

故歐洲戰後各國工[illegible]，吾人若就失工方面[illegible]，蓋已大[illegible]生產停滯之[illegible]。[illegible]繼續不[illegible]之罷工，以減少其生產效率乎？茲將今年上半年[illegible]各重要工業國之參加罷工人數及其所失之工作時間，列表比較如下。

國別	罷工人數	所失之工作日
德國	一.四一六.〇〇〇.	二七.七九〇.〇〇〇.
英國	七九六.〇〇〇.	二〇.九七六.〇〇〇.
意大利	五三七.〇〇〇.	一三.一六三.〇〇〇.
捷克斯拉夫	三六〇.〇〇〇.	一〇.四一二.〇〇〇.
[illegible]	二三七.〇〇〇.	五.八五五.〇〇〇.

荷蘭	一一〇.〇〇〇.	四.一八八.〇〇〇.
丹麥	一二九.〇〇〇.	三.八一二.〇〇〇.
西班牙	二三四.〇〇〇.	三.二四五.〇〇〇.
法國	七五.〇〇〇.	一.五七一.〇〇〇.
比利時	三四.〇〇〇.	八三七.〇〇〇.
義大利	四九.〇〇〇.	七七八.〇〇〇.
匈牙利	四二.〇〇〇.	六九〇.〇〇〇.
瑞士	三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

由此觀之，歐洲經濟問題，若不加以根本整理，（如德國賠款問題，即為[illegible]大原因之一。）[illegible]問題，若不加以根本解決，則其工業前途，[illegible]未可樂觀[illegible]。計記者數月以來，[illegible]歐洲[illegible]經濟現狀之通信，篇數已逾四十[illegible]，[illegible]介紹之國家，共有三十，[illegible]由此[illegible]得一[illegible]之[illegible]經濟現狀之概念，[illegible]記者所引以為[illegible]大之榮幸也。今日為一九二二年之[illegible]一日，[illegible]記者[illegible]於歐洲經濟之通信，[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當另以[illegible]與讀者[illegible]。（[illegible]五月十二日[illegible]）

中國高等教育的充實問題　周太玄

大學與高等專門，各有其目的，各有其性質，[illegible]不能混用[illegible]合併但又不[illegible]彼此[illegible]的。其所[illegible]出的學生[illegible]於其自身的受用[illegible]社會的[illegible]亦各自不同。因此一個社會中的大學教育應當[illegible]在「質」不[illegible]在「量」，[illegible]內容充實不必但[illegible]招牌掛得多。至於專門學校[illegible]「質」尤要注意「量」，[illegible]專門學校[illegible]個人與社會的要求近而又急，不能不[illegible]之教育力大[illegible]及力廣；學校立一定的[illegible]寸，[illegible]學生[illegible]必合此尺寸，[illegible]社會上之需要者，[illegible]此尺寸來相求。至於大學則不然，[illegible]不以某種[illegible]學生，亦不[illegible]功於實用上[illegible]，[illegible]學之青年的一個[illegible]助而已。故只當在學校的內容[illegible]上[illegible]功夫。

大學與專門，既有根本不同之處，[illegible]大學之設備必不可[illegible]其目的。[illegible]充實的大學必得具有下列各條件：

(一)社會公有的，不屬於一黨一派及少數人[illegible]。

(二)[illegible]全體的，不只為其中之某一系一門的。

(三)不含有絲毫的功利作用[illegible]以[illegible]。

(四)不為社會[illegible]所左右。

以上四條缺不可少，缺一[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完全的[illegible]的大學。且大學[illegible]是大學。（[illegible]學術[illegible]所不包）不可在其上加以形容詞。加了形容[illegible]大學的本[illegible]了。一個形容詞可以加，[illegible]的形容[illegible]可以加，如交通[illegible]可[illegible]大學，（只能加入大學[illegible]不能單稱大學）[illegible]專門學校[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大學，如此真正之大學反[illegible]，[illegible]正之專門學校反[illegible]。

社會上不可以[illegible]於大學專門有所[illegible]。因[illegible]們對於社會各有所供獻，不[illegible]彼[illegible]。[illegible]一不幸而社會上竟自有此種不合理之想法，[illegible]者[illegible]有不當以此自[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此時[illegible]大學一[illegible]而學制之改革對於大學一[illegible]及時[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日[illegible]日

多，而真正大學反未見一個。不是一堂一級[illegible]的學[illegible]；（[illegible]不獨自養人才）[illegible]是某科某[illegible]的辦事人與學生，[illegible]將其所[illegible]所任之學校[illegible]改所謂「最高學府」。其實平心而論，國內所謂[illegible]學專門之士有幾個是坐在[illegible]上自己不[illegible]然的？[illegible]中究竟有[illegible]真正可以作大學[illegible]的專門者？[illegible]樣的現[illegible]如何[illegible]維持得住如[illegible]的大學！

此外不為虛名[illegible]實利，純迎合社會心理專事[illegible]社會的風尚。今students大學方[illegible]時，想不久[illegible]，[illegible]，工，[illegible]，交通，[illegible]大學又將大大的行時。其實內中大多[illegible]是學校地址未換，辦事人未換，學生未換，[illegible]未[illegible]，所[illegible]者[illegible]，教職員，學生等之名稱耳。於[illegible]何補？況且辦大學[illegible]以實利為目的，[illegible]大[illegible]基[illegible]不[illegible]；目的[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內容[illegible]影響不同可知。故以大學[illegible]事利之具[illegible]是[illegible]一[illegible]好處。

在此學制正在改訂，國人注意高等教育之時，[illegible]不能不統計[illegible]，[illegible]學術事業之[illegible]基。其首宜注意者[illegible]大學與專門之[illegible]別，即：

大學不可因一時[illegible]尚[illegible]實利，專門不可[illegible]名稱自[illegible]大學。

換言之即大學專門不可彼此自[illegible]自紊其名實。乃今國中關心教育者[illegible]於此點不但不[illegible]注防止，且更[illegible]獎勵之。獎勵的證據[illegible]：無論各省[illegible]育界人士自行集會之[illegible]育聯合會，與教育部召集之學制會[illegible]提出的新學制[illegible]，均容認一科[illegible]設者可[illegible]某科分科大學。這種規定，使不[illegible]在大學[illegible]高等專門之中多設了一種中間的[illegible]。這種[illegible]占有大學的特點又占有高等專門的特點。[illegible]結果將使大學與高等專門[illegible]形中[illegible]其大影響，今特略述如下。

一、大學[illegible]成立[illegible]於容易，將來大學在[illegible]一方面必[illegible]，在質一方面必[illegible]。　前面已說過，大學[illegible]不必[illegible]。[illegible]學術與文化上言，十個[illegible]的大學，抵不上一個充實完[illegible]的大學。況且就社會全體說，財力人力究[illegible]有限，[illegible]分而不[illegible]，[illegible]。我國[illegible]於創辦大學，既[illegible]限制，而某科一科仍可[illegible]為大學，則創辦更易。大學創辦[illegible]，就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件好事，其實不然，其中毛病很多，如：（一）創辦者必[illegible]，例如[illegible]科言，[illegible]，[illegible]，工，[illegible]，以及應用化學[illegible]必[illegible]起不絕，而數學天文理化地質生物等[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文科言，政治，[illegible]，[illegible]業等，必定不少，而文哲[illegible]地理[illegible]必[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用及[illegible]分科之大學既多，自然此等人才日形[illegible]；而[illegible]於純理[illegible]目必日益枯[illegible]的途[illegible]一[illegible]色。[illegible]實用諸科其結果亦無有精采。（純理諸科係實用諸科之[illegible]。）（二）[illegible]求學困難極多。學術全體，[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分，則學生求學[illegible]守一[illegible]足。比如[illegible]，解剖學，生理學，[illegible]學，胎生學，組織學，[illegible]學，及[illegible]生物學為其[illegible]之基本科學。[illegible]科大學中一一皆備，然其所[illegible]授當然只以[illegible]於醫者為目的，勢不能一如理科中[illegible]有之[illegible]學，胎生學，[illegible]學，[illegible]學，生理學，比較解剖學[illegible]之[illegible]大不[illegible]。[illegible]如醫科學生自欲[illegible]更紮堅實，同時想在理科中學其所[illegible]之諸科亦[illegible]有之[illegible]。（[illegible]事實在歐洲大學[illegible]了。[illegible]今年[illegible]北里[illegible]大學[illegible]科[illegible]，同學十三人中有六人[illegible]三四年[illegible]生，一人為[illegible]助教，其[illegible]中有[illegible]立[illegible]專門學[illegible]生一人，植物學門助教一人，又植物學同學中有[illegible]各[illegible]學生。）若[illegible]科[illegible]單設，則其附近[illegible]大學[illegible]不可必：[illegible]有，未必是理科；[illegible]科，未必[illegible]生物學門，如此，[illegible]於[illegible]到[illegible]。又如，文科哲學門學生，對於生理學，解剖學，（因心理學故）胎生學，（[illegible]）[illegible]有密切的關係。[illegible]對於其所[illegible]有所了解，[illegible]實[illegible]不可少之

事。若是國情可，則不將成為？看了上述的種種毛病，則分科大學之自身，及其附屬的學生其數既多不充實，其程度內容必難與一般的大學相比。論其實際性質，亦不過是一個較好的高等專門學校。因為有上說的種種原因，更加當用科學之分科易辦，故[illegible]名為大學而實則專門之分科大學必然發達；而文理合辦(至少是文理合辦)者必日益少數，如此則學術可言應用，難言深造；而學生尤[illegible]於謀生而[illegible]於著作。如此則大學教育的目的[illegible]完了。

二、高等專門學校與分科大學之間的界限，因有種種人的關係，將來將高專者必變之而辦分科大學。各科之中[illegible]其實用者數是亦自由發展，又經之私人資本團體與軍閥多金捐助，故[illegible]其餘文理當然不如醫農商工的。然從實際說來，法科工科各[illegible]皆[illegible]之日分科大學，然因其急切的部分多有實用的性質(如農科中之墾植地質礦物各科[illegible]於與人有關係者，不但理科中之對於自然[illegible]之一部分看待不必[illegible]重也。)即就與大學亦仍不能不注重[illegible]用一方面。且[illegible]不能不注意於應用上的事實。只此一點[illegible]與高等專門無甚差別矣。然既名為大學則在理論上仍不能不注意，但以時間精力之[illegible]，又終不能[illegible]之各科之[illegible]。其結果終與大學名同而實異，與專門名異而實[illegible]。如此則[illegible]者何樂不爲將[illegible]改辦分科大學相繼而出耶。今開辦多年之高專已紛紛[illegible]為大學矣。[illegible]新創辦者，[illegible]高專，如此則將來只有分科大學而無高等專門矣。

上述兩種流弊。一種係因分科大學之發達，而影響於大學，一是因分科大學之易辦而影響於高等專門。大學與專門皆受影響，則以後完[illegible]高等教育界之機關，[illegible]有分科大學矣。

分科大學可代大學的效力嗎？不能，因他是偏枝的不是並設的，只能供給其社會上[illegible]小一部的需求。分科大學可以代高等專門嗎？不能，因為他費去許多時間在理論上，而在實地練習上必然不如高專之[illegible]而且多。分科大學既是不能替代大學與專門，且擴張之後大學專門又多[illegible]，然則分科之設置，是結果的好壞更[illegible]可知矣。

至於就中國現在的需要與事實來講，則於[illegible]設分科大學一事，[illegible]。因中國中等教育之[illegible]，由於高等教育供給中等教育之人才不足。高等教育之不能供給中等教育以相當之資料人才，由於高等教育自身之[illegible]充實。[illegible]之高等教育計，其[illegible]，[illegible]上而不在[illegible]上，比[illegible]全國有一二[illegible]國立大學，五六[illegible]師範，都很有精采，[illegible]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illegible]不至於毫無生氣。使高等與中學教育皆上軌道以[illegible]，然後將人力才力精神集中，切切實實名實相符的，再辦大學高專[illegible]，方[illegible]實地的辦法。比現在一時的[illegible]爭得大學的名稱，而實際上並沒有一所[illegible]實[illegible]符的實在高明得多。故有心振興中國教育的先生們，實在[illegible]學術文化[illegible]著想，不[illegible]百年大計也得暫先[illegible]到四五十年以內着急行。[illegible]且一方面更要[illegible]為學生們設想。大學專門是將來大家受用的不是將來對外裝點門面的。以大[illegible]論中國在十年以內[illegible]已有的[illegible]大學切實充[illegible]全[illegible]已[illegible]外的成績了。(十年並不[illegible]革命至今已將近十二年了)這不是[illegible]之論，我們試就[illegible]人才與學生的程度[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來[illegible]，更用不着[illegible]作單設分科的[illegible]的[illegible]反為將來[illegible]出[illegible]的笑柄。

更進而由學術文化上言，學術進步上所需的第一是原料與製造原料之人。所謂原料[illegible]一[illegible]科上的原理原則與基本事實。所謂製造原料的人，[illegible]此原理原則與基本事實之[illegible]與發明者。學術上要有了這兩件東西，於[illegible]的根基方確立。亦方能由此[illegible]。因[illegible]已能自立自助，然後方能將此原料應用[illegible]方面去。[illegible]物質方面乃皆有基礎之[illegible]。所以純粹科學是一切學術

的關係。應用科學是將其中之一部分應用到實際上去的。大學是以純粹科學為主的。[illegible]原理與原料製造者為目的的。高等專門是以應用科學為主的。[illegible]應用科學與[illegible]門技術為目的的。[illegible]文化與學術而言，原有[illegible]範圍的關係，但在[illegible]上各有其所注重的方向，各有其偏重的方面，彼此是不能互相[illegible]的。然而[illegible]的關係，[illegible]純粹科學可以[illegible]應用科學的進程，而應用科學則很少影響到純粹科學上去的，所以[illegible]之中純粹科學[illegible]應用科學可以因而精進；而應用科學很[illegible]的，[illegible]不能與[illegible]純粹科學[illegible]同時發達。[illegible]之故，[illegible]高等教育[illegible]上，大學[illegible]在[illegible]專門[illegible]同時[illegible]，至於分科大學，不過是大學中的一單科，[illegible]分科是純粹科學。（[illegible]）則不宜與[illegible]純粹科學相隔離。若是應有應用的性質則不但不宜與[illegible]分離。且尤宜與其有[illegible]應用各科相接近。前者如理科不可與文科分離。[illegible]中之各門尤不[illegible]各門獨立。後者如農科不可與理科各門分立。尤不可不與[illegible]專門接近。這是自然的關係，也是必然的關係，不[illegible]的，然則單設一科可稱為某科大學的[illegible]，[illegible]上的[illegible]與方便呢？[illegible]上[illegible]的不安與不便？若不[illegible]上的[illegible]與方[illegible]不到何必要有這新規定？

我不知道規定者是否曾從學術根本上著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否[illegible]上[illegible]所[illegible]的[illegible]與學術上根本的關係[illegible]。以著者之愚，[illegible]不到這分科大學的[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

說到學術教育的[illegible]上，[illegible]地域各社會[illegible]各有其[illegible]不同。不[illegible]，[illegible]，必[illegible]參考，方能[illegible]多[illegible]少。[illegible]方便法門，[illegible]不宜[illegible]。[illegible]方便法門，其實並不方便，所[illegible]巧成拙，欲速則不達，[illegible]是事[illegible]的。[illegible]學術是關係社會人生的百年大計，[illegible]不可不格外[illegible]的。

我以為，現在中國高等教育[illegible]本上[illegible]實際上下手。目前[illegible]有[illegible]者，如：

（一）[illegible]先充實改良已有之大學與[illegible]專門　現在國內所有的公私大學除在外人[illegible]中者十四個外，計國立者五，私立者七，（[illegible]大學其實只是三個高等專門故不列入）在數量上[illegible]已[illegible]很多，在質上[illegible]實在太[illegible]。就[illegible]一方說，更不是大學不[illegible]不能任。所以首先要將已有者，[illegible]名[illegible]相符。而內中尤[illegible]：一、[illegible]獨立。二、[illegible]教授與[illegible]員等之[illegible]或[illegible]外[illegible]教授。三、[illegible]考學生之心得。不可考學生的記[illegible]，有實[illegible]科尤宜特別注重於實[illegible]。四、[illegible]學生[illegible]努力。五、創[illegible]一切[illegible]高等研究室。此[illegible]文科之一部與理科之全部的根本重要設[illegible]。此為真正大學之[illegible]不可少的一部分，也便是大學與不[illegible]的一[illegible]點。[illegible]，至於[illegible]門說，[illegible]於各系之各門尤須全備。[illegible]數學系中之[illegible]，[illegible]分，天文，天[illegible]，宇宙[illegible]，[illegible]科，理化系中之[illegible]，化學，[illegible]，[illegible]物理，[illegible]機械，[illegible]的[illegible]，生物化學[illegible]科以及自然科學系中之動物，植物，地質，[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科（此[illegible]大學[illegible]科目）已[illegible]不可。至[illegible]中已有之[illegible]專門[illegible]不[illegible]究[illegible]者，但近[illegible]，戰爭，[illegible]，[illegible]關係[illegible]江河日下之[illegible]。在目下數年內，[illegible]亦以充實改良為急。[illegible]。

（二）欲創立分科大學者可[illegible]約得一相當地點共同設立　[illegible]可[illegible]分科[illegible]立之弊，又可[illegible]經濟學術人才上較良[illegible]，例[illegible]其浙江，江蘇，安徽，各[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完備之大學。不[illegible]定一系，專力致之，同時[illegible]其他[illegible]共同[illegible]定一適中地點以合辦一完備之大學。又如若干

[illegible]辦理科與醫科者，如彼此同在一處，或約某幾分科大學辦在一處，以壯獨立之勢，並可漸成一完備之大學。

(三)欲設立分科大學而一時無與同辦者可在已成之大學中設立講座（此種辦法，[illegible]分科單設不便，可以使已成大學漸漸充實。在[illegible]大學此例甚多。）將來中國辦完備大學之時，不但講座，即一門一系亦由人捐設。至於講座與校務關係，可以與捐者協商行之。（如某實業家在一大學中設一學門，則此大學應於該校該學門設若干免費生名額。）

(四)[illegible]辦一完全之大學而力不能設講座者補助以至於辦一完實精彩之高級中學。

(五)有辦分科大學之力而不[illegible]與人合辦（如第(二)條所述）又不願附設或捐入某大學校者[illegible]了實辦一專科高等專門。

凡此種辦法，皆可以使大學內容充實，並可以防止專門[illegible]分科大學。並可使分科大學不致散漫隔離不互相聯絡。而現在及將來之三種流行病可以防止矣。

大學是[illegible]學術文化之根本。不可不有統籌之規定。今[illegible]已為[illegible]開了方便法門，則有心學術教育者似乎不能不講求補救之道。補救之法，則上述五條中似乎不無可採。（錄中華教育界第十二卷第十一期）

附 錄 二

執 行 部 通 告

親愛的會友：

今年我們依章及去年大會的決定，應於今年七月一日在廬山舉行本年大會。 旋經因為種種不便，由新任評議員決議，改於九月一日在北京開本年大會。 現在執行部特發通知，請各地有到會可能的會員， 無論如何，於九月一日以前來到北京，以便開會，其不能到會的會員，亦請把意見或提議趕於九月一日以前寄到北京後門內吉安所左巷六號楊鍾健收，以便在大會提出，共同討論。 我們再誠懇，請求親愛的會友：

(一)我們學會近來太銷沉了，應解決的問題也太多了，務請多多到會，多多發表意見。

(二)學會近來財政十分困難，本年的會費，十九未交，以前欠付的也不少，請各位欠會費的會員設法交下吧！祝　健康！

會費交北大第二宿舍劉愛濃收。

少年中國學會第四屆執行部正主任楊鍾健副主任劉愛濃啟

十二年六月一日

新 加 入 會 員

楊亮工　二十六歲，安徽，研究教育，現入斯丹佛大學，曾在國立北京大學畢業。

須　愷　二十四歲，江蘇，研究水利工程，現入加利佛尼亞大學，曾在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畢業。　兩君均由康洪章孟壽椿張聞天三君介紹入會。

教育叢書

道爾頓制概觀

舒新城編　一冊　八角

道爾頓制是最近兩三年發生的一種新教育方法，創始於美，盛行於英，漸次普及於世界各國，輸入我國也已經有了一年。在我國最初試驗此制的，是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本書的編者即主持此項試驗的一人。編者認此制可解除舊制學校的許多困難，極適於兒童個性之發展，並且無論已否實行新學制之學校，均可倣行。設備方面不必有多少更動，而教學的精神可完全一變。渴望改進我國教育界的先生們實有起而研究和試驗此制之必要

中華書局發行

青年叢書

心理學初步

舒新城編　一冊　六角

近年出版的心理學書很多，但這本書的程度是以中學生可以自修作標準的。著者是提倡道爾頓制最力的一人，實驗此制時，深感現在出版界可供中等學生自由閱讀的書太少，特集合青年教育家多人，編輯青年叢書，以應這種需要，這本書便是此項叢書的第一種。著者又曾擔任長沙福湘女學，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等校心理教授，經驗異常豐富，所以這本書的取材和編輯方法，都極合初級師範和中學校教科書之用。

中華書局發行

THE YOUNG CHINA.

民國十二年六月出版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定價表（費須先惠）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五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半年六冊	八角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廣告

等第	特等	上等	普通	
地位	一面	一面	一面	半面
一期	四十元	廿六元	二十元	十一元
三期	一百十元	七十元	五十五元	三十元
半年	二百元	一百三十元	一百元	五十五元
全年	三百八十元	二百五十元	一百九十元	一百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及論前）其餘為普通

中華書局出版

(各)(種)(叢)(書)

教育叢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教育心理學大意	全一冊	八角半
兒童與教材	全一冊	一角
美國教育徵覽	全一冊	八角半
幼稚之意義	全一冊	一角
幼稚園課程研究	全一冊	三角
個性論	全一冊	二角
圖書館簡說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初等教育設計教育法	全一冊	四角五分
道爾頓制概觀	全一冊	八角

教育小叢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兒童論	全一冊	一角半
學校與社會	全一冊	三角
小學地理教學法	全一冊	一角半
德育原理	全一冊	一角半
體育問題	全一冊	一角半

新文化叢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達爾文物種原始	全四冊	一元八角
赫克爾一元哲學	全二冊	一元二角
女性論	全一冊	四角
政治理想	全一冊	三角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全一冊	四角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全一冊	五角
社會問題概觀	全二冊	八角
遺產之廢除	全一冊	八角
思維術	全一冊	七角

書名	冊數	定價
農業政策	全一冊	八角
工業政策	全一冊	一元
社會問題總覽	全三冊	一元二角
唯物史觀解說	全一冊	四角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全一冊	三角半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全一冊	五角半
人的生活	全一冊	四角

哲學叢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亞里斯多德	全一冊	四角半
實驗主義	全一冊	二角半
康德傳	全一冊	七角半

科學叢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物理學之研究	全一冊	四角

戲劇叢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宋春舫論劇	全一冊	一元二角

新中華學會經濟叢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信用合作社經營論	全一冊	一元四角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人心	全一冊	一元二角
小物件	全一冊	一元二角
古動物學	全一冊	八角
法國文學史	全一冊	一元二角
哈孟雷特(莎翁傑作集第一種)	全一冊	五角
沙樂美	全一冊	六角
人的研究		印刷中
經濟學要旨		印刷中